

材 教 訓 政 官 軍

究 研 情 敵

冊 一 全

部 治 政 會 員 委 事 軍

(美) 年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敵情研究

目次

一、東京印象記

二、誰是日本的統治者

天皇是神麼

統治日本的神祇勢力

三、日本陸軍

陸軍手冊

和海軍的對立

四、戰神與日本資本主義

日本的苦難時代

目次

R
731.278

662

2



3 1763 3315 5

向外發展的第一砲

砲台炸了第二顆砲彈

一個走火打起的機會

九一八給了日本甚麼

五、國運的賭賽

帝國主義是費錢的勾當

萎靡不振的民氣

六、內閣短命與破產外交

從廣瀨翰事變到第二近衛內閣

第三近衛內閣的任務

東條英機粉墨登場

七、日本到何處去

一、東京印象記

(南)

一天，有位老太婆對我說：日本這個鬼子國到底甚麼樣子？是否像個魔窟？他們也是父母生養的麼？何以這樣殘忍毒辣呢？您不是到過東洋的麼？講一些給我們聽吧！

下面是我對於她的報告，把它記述在這裏，算是筆者對於日本和日本人所獲得的印象，也就做爲是本書的開場白了。

第一句話我就這樣說：日本那個地方很好玩，日本人是很有愛心的。老太婆不等我往下說，驚奇的瞪着眼睛，幾乎忿怒起來了，她聲色俱厲的咆哮着：你發瘋了麼？你們到過東洋的人都發瘋鬼纏住了，我的兒子在前綫送了命，兒媳給飛機炸死，如今我帶着孫子過着悲慘的日子，沒有快樂，也沒有希望。你真是胡說霸道，居然還愛着日本人哩！

噯！

她那張憔悴多紋的臉，拉長得怕人，眼睛望着地面，好像不屑於再看我似的，我愕然了，怔了好久，不知所措。但是又不能不想方法打破那種僵局，首先我應該壓伏她那激怒而悲憤的感憤，使她回復心平氣和的態度，然後再慢慢的對她講述。我想這樣一來

老太婆把我當成親日派了，至少他認為我是暈頭暈腦或者犯神經病的人，那真是絕上的恥辱！呵，到底我勝利了，三言兩語就說得她抬起頭來，老太婆用衣角揩了揩眼睛，好奇心驅使着她，重新要求我繼續着講下去，於是我就大胆的開始了。

我再重複的說一句：日本那個地方是很好玩的，先講她的交通吧，比起中國來真是進步得多了，每個城市都被密密的交通線網盤結着，然後又互相銜接起來。從神戶乘火車到東京，祇需一夜的工夫，中間經過日本所有的大都會——太坂、京都、名古屋、橫濱，每一個車站都建築得輝煌而美麗，像燈塔一樣的燦爛。如果不是車廂裏仰臥着鼾睡的旅客，你辨別不出那是夜間還是白晝，若是你覺得過於疲倦，沒有輿緻瀏覽沿途各地的外景，而願意利用那個時間來一個甜蜜地安睡，那麼你就大胆、放心的溜進美妙的夢鄉吧！不必擔心你的提箱或者行囊，也不必把車票預備在手邊等待着查票員的討索，他不會接二連三的來打攪你的瞌睡，僅僅在剛開車的時候，他密客氣氣的走近你的身邊，輕輕的低聲請你拿出車票給他剪一下。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交通自然更便利到極點，只要走出巷口，電車、公共汽車和小汽車或結隊的部下迎接着你，電車的票價是七分錢，可以坐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也許中間需要四五次的換車，但是再也不必掏出另外的一分錢了。可是如果你去的地方只

有一點路遠，那麼你就覺得有點划不來了，因為你的票價也不會少於七分錢呵！還有一個舒適而方便的辦法，如果有五六個人到一個共同的地方去旅行，就可以不必往電車上擠，那麼你儘可以在馬路上喚一輛小汽車，普通的價錢是五角，比起電車來不但更快，而且也沒有換車的麻煩。日本沒有人力車供人乘坐，我們在街頭巷尾倘而也看到一輛車，可是並不招攬生意，代替人力車的是汽車，馬路上除去像龍一般馳騁奔馳着的電車以外，公共汽車也永遠不乘客裝得水洩不通。小汽車就不然了，它們一列一列的排着隊，輕飄飄的滑行於馬路兩旁，溜冰一樣的溜來溜去，祇要你用手工招呼，立刻就轉回停在你的面前，價目也是規定着的，沒有討價還價的麻煩。

電車和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一律是女子，她們不但穿着完全相同的服裝，而且也戴着相同的帽子，梳着同樣的髮髻，俊俏而秀麗，同時也樸實與嚴肅，溫柔。和藹是她們空高的美德，也是惟一勤服務條件，在任何的時候，任何的場合，沒有發現過她們的臉上會消失了笑容，她們的勤苦，耐勞而且認真，無論你內心裏怎樣仇視日本，但是她們總會招你喜愛。我們爲甚麼恨日本？因爲它侵犯我們的國土，屠殺我們的人民，但是侵略我們，屠殺我們的不是日本的國民，而是日本的軍閥，日本的資本家，日本的政府。

都是拚命的抄襲、追趕和競賽。我們看她的商業：各地都有規模很大的公司，東京有八九層樓的六七家，裏面從服裝部到飯堂，無不具備，所有你在生活中需要的東西，在一家公司裏都可以得到，只要口袋裏帶着足夠的錢。其中有兩種現象是值得注意也值得我們摹仿的：他們尊重信用，講求商業道德，不欺騙顧客，到裏面去買東西，用不着担心上當的事情，他們不會把損壞的布料或者腐爛的水菓蒙蔽着你的眼睛把錢騙了去，他們希望你買回去以後，還想去買第二次。而且他們對於顧客是如何的殷勤和氣呀，不管你怎樣翻來覆去的挑選，也不管你是真買還是隨便看着好玩，店員的臉上不會浮現着不快的或厭煩的表情，也不會担心你把他的東西悄悄的拿跑而用眼睛尖利的掃射着你，他們安閑而自然的做着自己的事情。最後，無論你買與不買，也不拘你買的東西價值多少，十塊錢或者五分錢，可是你會聽到同樣溫雅和婉的音調，他們用一個「阿利阿多」(謝)的句子和一張笑容可掬的臉把你送出門外。跟北平做生意的人一樣，他們永遠不使你難堪，永遠叫你對於他和他的商店保留着一個好的深刻的印象。

憑着這種商業道德和服務的精神，他們在世界市場上贏得了驚人的地位；日貨不但暢銷於遠東各國，而且也在澳洲、歐洲甚至美洲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工業出產品輕巧、玲瓏而美觀，價格却低廉到使你不買也要買。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和奉做的一個事實便是保護國內工業，日本商店和公司裏很少販賣外國貨的，僅僅在大的公司裏陳設着一小部份，那就是巴黎的香水香粉和其他的奢侈品，其餘的東西也許還有，但是價格訂得貴到難以想像的程度，起碼高於本國貨的四五倍以上，日本婦女最喜節儉，她們捨不得從皮夾裏掏出幾張鈔票來買舶來品，五角錢左右的香粉儘可以滿足她化粧的要求了，而且她們有充分的愛國思想，使用外國貨在她們也許感到異常的不安吧！

日本是我們的死敵，我們和它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打倒它的軍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我們無從獨立自由，可是它的長處我們不能不注意學習，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敵人的優點弱點我們統通需要認識。

現在我要說日本的語言文字了，日本立國復讎，它成立國家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很悠久而燦爛的文化，它從我國偷去了文字，然後又編造了字母，東拼西湊的才成功了今日的文字，我們看日本書籍和報紙，雖然沒有學過日文的，也可以懂得幾成，因為上面的漢字幾乎佔有十分之八九，日本和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國家，不但面孔相同，文字也是大同小異，從歷史的傳統上，從立國的年代上，日本祇能算是個小弟弟，它對於老大哥的中國應該尊重，應該服從，如今它却數典忘祖，對於曾教育過和提攜過它的中國反

而下了毒心，妄想來打倒我們，滅亡我們，真是負義無理。

侵略的戰爭破壞了日本人民固有的美德，毀滅了他們的人性，把他們重新拖回野蠻的時代，叫他們變成吃人的巨獸。日本人在國內都是很善良可愛的，他們守秩序，重禮貌，愛整潔。在車站上，旅客無論怎樣擁擠，也不管他們發生了甚麼緊要的事體，他們永遠是那麼泰然，那麼鎮靜；排成整齊的行列，依照次序的開車。前擁後擠，呼喊爭吵的事情從來沒有。他們懂得自治，實行自治，不需要借助於警察的權力。

他們又是如何的重視禮貌呵！特別是婦女，「煩文纏禮」，壓得她們直不起腰來，無論對親友對隣居或者任何相識的人，彼此一定按照每天的時間問候早安、日安或者晚安。送報紙的賣青菜的走進主顧的門去，照例也說早安、日安或者晚安，但是當他們不一定見到主人才說，普通是一推門同時就說出口，他不必等待主人的迎接，把報紙丟下就走。婦女們在家裏接待親友，照例是跪在門口磕頭，一而再，再而三，幾乎把頭都要弄昏，簡直像中國舊式結婚的新嫁娘。如果在街巷遇到親友或相識的人，也夠麻煩的。她們除去彼此重複的寒暄問安外，那麼應該交還的禮物，也夠麻煩的。鞠躬、回禮是不夠的，兩次三次四次五次甚至無數次。不，有時為了過於客氣，人家的腰彎下去就不好意思直起來了，連續的鞠躬行禮不能以次數計算了。

不但具有日本人的習慣，也成爲他們的天性了，東京由於水道（自來水）和電氣的普遍利用，具備了市民能夠整潔的基本條件。他們的住宅雖然狹窄和被壓到極點，可是不會使你發現骯髒或奢越亂，這一點是值得他們驕傲，也是值得自慰的，他們想：雖然房子不寬敞，可是這不致於惹自己噁心呀！

澡堂設立在每一條巷口，洗澡和洗臉一樣的方便，他們把洗澡看得和吃飯同樣重要，不吃飯固然不好過，一天不洗澡也是不能忍受的。和我國的澡堂不同，他們的不分等次，各個澡堂的設備完全相同，價目一律五分錢。一個大學教授和旅館的侍者，身份雖然各異，可是關於洗澡的享受和支出却是相同的。

每個男澡堂同時也是女澡堂，在一幢高大的建築中間，被一面堅厚的玻璃磚隔開，一邊是男賓，一邊是女賓。

他們有一種野蠻的風俗，男澡堂的侍者是女子，而女澡堂却由男人擦背，這在我們中國絕對不慣，但是他們却是很自然的，日本女子裸露肉體一點不認爲羞恥。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東京根本看不見窮人和乞丐，街市上的行人，除去勞動者以外，一般的人都是衣履整潔，看起來多半生活相當優越，婦女們穿着色彩鮮豔的和服，梳起光澤蓬鬆的髮結，學生和公務員店員們一律穿着制服或日本式的西裝，兒童都健

康而歡樂，服裝不整或醜陋褻褻的人很少發現，於是我們就興起一個感想：日本從中國榨取了金錢換得了他們的富強康樂，實際上他們所享受者無非都是中國老百姓的血汗。日本人在中國開工廠，利用中國人廉價的勞動力替他們製造工業品，同時他們又利用不平等條約的低額關稅把商品大量的輸進中國內地，換取我們的現金，破壞我們的工商業，使我國的國民經濟不得發展，以致造成國窮民困。我們感到辛酸，也感到憤怒。

但是日本果真沒有窮人，沒有乞丐嗎？沒有的事！他們喜歡誑面子，重觀瞻，日本人向以世界強國自居，他不願叫外國人看見它的弱點，窮人乞丐一律不准到東京市內去流浪，祇有市區以外才是貧民羣活動的處所。窮人在中國還有謀生求教的機會，在日本一旦失去職業變成窮人就等於墜入無底深淵，休想獲得向上的門路了，擺在他們面前的祇有死路一條。

日本的女子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她們美麗、溫柔而且健康。勤儉、刻苦、耐勞和服從是她們的人生觀。說起來，日本婦女就業的比中國為普遍而廣泛，除去極少數上層階級的女子以外，一般中小學校畢業的女學生都要經過職業的階段，她們充當店員、當火車、電車、汽車的售票員，銀行、公司的辦事員，醫院的看護，速記、打字等等的職務。至於教育程度較低或者從鄉間來的女子，大多充當旅館的下女，茶館酒店的侍者，無

論你走進甚麼場所，到處都充滿了活潑可愛的妙齡少女，她們耐心的服務，殷勤的招待顧客。

說到這裏，你也許以為日本的婦女是得到解放了。實際上完全相反，她們做職業井不證明她們享受人類的權利，祇可說盡了片面的義務，她們雖然和男子一樣的勞動，可是她們絲毫沒有改進了自已的地位，女子在男子面前依然是玩物，是奴隸。在她們做職業的過程中，要忍受幾種的苦痛：第一，必須面孔生得美麗，服飾摩登，年青健康，為的是吸引顧客。每家大商店的門口都站着兩位姿容如畫的少女，如果不是她向顧客行禮表示迎送，真以為那是做廣告的模特。我們乘商營的汽車，發現售賣員比國營汽車公司裏的售賣員都漂亮摩登，不知甚麼緣故，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是為了和國營汽車公司競爭。她們的待遇自然比較優厚一些，可是化裝費的支出也夠瞧的了。第二，在服務期間絕對禁止結婚，如果發現結婚的事實，立刻毫不留情的開除。為了這種原故，她們往往為保持着自已的職業都犧牲了青春。第三，表面上是男女職業平等，其實女子的報酬都低於男子，各公司商店所以大量僱用女職員，一方面利用女性的美姿以廣招徠，同時也正是為了節省一筆款子，比如男職員每月薪俸四十元，女職員普通都按三十元計算，對於僱主這是很划得來的辦法。

至於她們結婚以後，丈夫就尋她的太上皇，在任何的待遇底下也不許她有反對的言語和行動。從順丈夫，她們的天經地義，如果她撞到的丈夫是個糊塗、蠻橫不講理的傢伙，那也祇有自怨命薄前生造孽而已。她們可愛，但是也可憐！

不過日本女子那種刻苦勤儉的美德，值得中國女子學習。凡是不做職業的女子（大半都是一家的主婦），她們的家庭經濟縱然寬裕，也很少僱用僕人，所有做飯洗衣照顧兒童，都由自己親手經營，她們不像我們中國的太太們那樣會享福、打麻將、串門談天，或者請客赴宴的消遣幾乎沒有。她們在空閒的時間多半是看雜誌、織毛線，或者携帶着兒童到公園去散步。

如今我要談日本人的生活問題了。你一定要問：日本佔去了我們中國這樣多的地方，他的國家不會發了大財嗎？日本人大概也變得很富了。的確，如果沒有到日本去過，我也會這樣想；他們不是從中國搶去無數的資源財富嗎？當然變得闊起來了。

可是我對你說吧。這種推測是不對的，他們的富形完全和我們想像的相反。那時是九一八以後，七七事變還沒有發生，東三省被日本佔領快六個年頭了，在這樣一個悠久的時期，我們的資源財富被它榨取的也夠多了；到底都用到甚麼地方去了呢？請聽日本國民的自訴吧！他自說：

中國人太沒出息，爲甚麼把自己的地方白白的送給我們日本呢？可是「滿洲」傷害了我們老百姓。那時我對於日本人這種說法覺得詫異，以爲他是故意的這樣說，後來問很多熟識的日本人（例如我們的房東太太），他們都是同樣的這樣說——「從滿洲屬於我們日本以後，我們的日子不好過了，大家都變窮了。以前的東西比現在要賤，也沒有這樣多的捐輸稅收，如今我們是過着倒霉的生活嘍！沒有法子，唉！」

對於日本人的這種談話，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於是我盡可能的和他們接近、探聽，並且從事實際的調查和研究。我明白了，一切都了然了，日本政府優佔中國東三省的結果是得不償失，他必須調派大批軍隊經常的駐屯在占領區，爲的是錢壓東三省的義勇軍和民衆的愛國運動，這筆軍費從那裏開支呢？自然政府需要增加預算，那麼就該設法提高財源的收入了。你以爲日本的資本家財閥們肯掏自己的腰包嗎？他們狡猾的很，它要求政府把這筆原本放在老百姓身上，於是政府就用甜言蜜語的哄騙民衆說：「親愛的同胞們！滿洲的財力豐富了，中國人不懂得開發利用，我們日本地方人口多，大家都沒有事業，所以機會多，我們到那兒去做生意，種田，喂牛，那裏有無窮的黃金和鑽石，我們分給你們，或者政府掏旅費把你們送去，由你們自己任意的採取吧！可是現在你們必須幫政府一點忙，要想將來發財享福，不花本錢

是不行的呀！」

好了，第二天老百姓去買米買鹽買一切日用生活品，立刻和昨天的價錢不同了，他們必須多帶幾塊錢或幾角錢才能買回和昨天等量的東西。起初百姓們並沒有甚麼怨言，他們想：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頭吧，爲了明日的幸福。可是日子一天天的拖下去，這月盼下月，今年盼明年，五年多了，物價累月提高，生活逐日艱難，本錢下的不算少了，贏利享福的日子永不到來。他們開始失望了，大家都懷喪着埋怨政府。但是日本政府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它可以哄騙百姓的金錢，絕對不許可百姓的質問，於是國民都陷於敢怒而不敢言的苦悶中。

但是一個人有苦悶，一定要找尋發洩的機會，如果不能用正常的合法的方式，那麼就要遷怒或者追求另外的道路了。各個人的苦悶匯爲國民全體的苦悶以後，它會發生一種巨大的力量，形成一個反抗的運動。那陣在日本國民中就發生了兩種現象：一種是部分的，一種是全體的；很多沒有知識沒有辦法的安分國民，都把罪惡放到中國人身上，他們理德不虧，甚至，竟說中國人沒有志氣把滿洲收回，我的房東太太就公然這樣說過：「你們中國人呀，好甚麼把自己的地方送給別個呢？可惜呀！」我聽了那種話，臉上發起起來，自覺必驅使着我不能不答復她一句下面的話：不是我們不收回。

是還沒有到時候，中國人是抱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態度。快了，看着吧，不出一年就要把東三省收回的！

說這話是在民國廿六年四月，當時並沒有想到三個月以後會發生蘆溝橋事變，可是事情却湊巧，果然不出一年（實際上還不到半年）我們就開始神聖而偉大的抗戰了，如果現在我能見到那位房東太太，我會感到無上的光榮，在她的面前我簡直算是一位預言家了，實際上當她說那種話是一時的火氣，也可以說是一種靈感，由熱情而發生的一種靈感。

第二種現象就是日本國民的反政府運動；這是由澈底覺悟的知識份子所指引所領導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他們組成各種的團體，同盟甚至政黨，甚麼反戰同盟，反法西斯運動，人民陣線，社會大衆黨……，這些都是由於不滿政府的侵略政策，對現實生活感到壓迫，爲解放自己，并企圖改變日本政體的國民所組成，他們胆量大，眼光遠，不怕政府給他請去壓迫，勇敢的進行着自己的工作。

你以爲日本沒有壓迫，日本人都兇惡得可怕嗎？不是，日本的地方很好玩，日本人是很有趣的。

「可是跑到中國來打仗的那些鬼子兵不是夠壞夠可恨的嗎？」老太婆愁苦的臉上抽

動着皺紋，「着着寫寫，嘴巴一字一板的說。我不得不重復的解釋給她聽：

「……」到這裏，他們燒我們的房子，屠殺我們老百姓，搶去我們的財產食糧，
好容易熬無濟不為，凡是中國人誰不恨之刺骨，誰不想剝其皮而食其肉？可是你應當知
道：並不是他們生來就如此兇惡，是日本政府、日本軍閥故意訓練他們變成極端殘暴失
去人性的；如果他們不經過一番麻醉的教唆，政府調他們來到中國打仗，恐怕很不容易
指揮，到中國來作戰的傢伙們大半都是神智昏迷，犯着精神病的，軍閥故意鼓勵士兵飲
酒，他們在休假的時候，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真像一羣兇鬼一樣的亂殺我們老百姓。他
們可恨，但是更可憐，因為他們的人性被軍閥政府抽了去，換上的是獸心，他們沒有靈
魂，沒有意志，實在，他們的醜像一羣鬼。」

完了，說到這裏就打住吧！

二、誰是日本的統治者

天皇是神麼？

人類大半都有一種信仰，信仰就是他們的人生觀；例如西方人多信耶穌，東方人信仰佛教的比較普遍。耶穌為宣傳天國，反抗黑暗勢力，被統治者釘死於十字架，釋迦讓尼為普渡眾生犧牲了世俗的幸福，無論他們的方法是否行得通，然而他們都抱着偉大的世界理想，目的均在拯救人類，信仰他們是有價值的。

從政治的意義來說：英美各國的人民都信仰民主主義，德國意大利的人民都不得不信仰法西斯蒂，蘇聯的人民則信仰共產主義，我們中國人就信仰三民主義。這些主義雖然內容和本質各不相同，但是都有它歷史的根源，和經濟的背景做它存在的基礎。民主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的政治主張，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達到爛熟的階段，經過社會階級劇烈的鬥爭而兩敗俱傷以後所產生的，蘇聯的共產主義是主張取消私有財產，一切都歸國家所有，為的消滅貧富的區別。至於我們中國所信仰的三民主義，則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主張節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預防階級鬥爭，以和平漸進的方法達到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

人們爲了這等這些主義，不惜拚掉性命，因爲人類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的動物，他不需要把靈魂寄託在高遠的理想上，而且也願意把力量貢獻給政治生活，如果沒有這種特徵，他們僅僅是吃飯睡眠，蕃殖子孫，簡單的追求着生活的資料，那麼和一般的動物，還有甚麼區別呢？這樣的人無論在表面上怎樣富貴煥赫，享受上如何闊綽，但實際上他是沒有靈魂的，他是行尸走肉，衣架飯囊，或是供人驅使的工具、傀儡，終極他是悲憫而且可憐。

日本人信仰的是天皇，他們的宇宙觀人生觀都是天皇。他們爲了天皇甚至於可以切腹自殺，因爲甚麼呢？他們說：天皇是神，神就是天皇。這種忠貞的精神本來是值得欽佩的。可是太可惜了，不，簡直是太冤枉了，天皇并不是神；他吃飯，他睡覺，他一切體人生活和我們一樣。他是呱呱墮地；他生兒養女，他也要死，他是人類的一員。

現在的天皇名字叫裕仁，年號是昭和，他是明治天皇的孫子。大正是他的父親，在位僅僅十五年就死了。關於昭和天皇的出身，對於日本人是絕對秘密的，原來大正天皇自幼身體瘦弱，長大後患梅毒肺結核，因發屢入腦，晚年成了白癡，他沒有兒子，眼看就發生皇室繼承的問題，於是他的夫人不得不勉強裝着大肚皮，把昭和抱到皇宮裡來，這是唱的一齣狸貓換太子，除去昭和的親生父母以外，前幾年號稱發狂的宮中老女官長

(明治以來的)島津女史們，都知道底蘊。

幸乎？不幸乎？後來假裝大肚皮的她又真生了秩父等等，這部璇宮秘史，山瀨醫學博士和田中光顯伯爵似乎知道的清楚，這時雖然已經正名分「立太子」了，但女人終究歡喜自己親生兒女，於是昭和變成了「光緒」，而秩父變成了大阿哥溥儀了。這便是萬世一系裏慣有的小波折。

天皇對於日本國民有怎樣的威嚴呢？這裏我舉幾個事實來說一說。

天皇的名字有一個仁字，所有的日本人都允許自己的名字上有一個仁字。有一位邊區農民給自己的兒子命名爲裕仁，後來發覺天皇的名字正是裕仁，回去立刻把全家都殺掉，然後自己也切腹自殺。

日本人從來不稱天皇簡名字，倘若指着名字稱天皇，認爲是絕大的不敬，事實上日本人是儘可能的不提到天皇的名字，他們在不得已的時候，普通稱他做陛下。

天皇在皇歲時，曾跟過幾位先生，其中有一位日俄戰爭時攻入旅順口的乃木大將，這位將軍在明治天皇死去的時候，亂和池的妻子一同自殺，繼以表示效忠天皇。天皇從不把穿過的衣服再穿第二遍，甚至襯衣也不破此例，他所穿過的衣服都送給

下級官吏，和地方政府行政官員，一般部認為這是極珍貴的禮品。他離宮外出時或的邊揭紅色的車子，日本的其他車子都不許漆成揭紅色，在出外時，必嚴加戒備，在靜街，沿途各家部要嚴格的檢查過。

日本國民大眾雖對天皇有無限的尊重，然而很少有看見過天皇的。因為在舉行國慶大典，天皇出巡的時候，圍觀部得目光下垂，用眼皮遮蓋着視線，他們不准凝視天皇，有些大胆的人才敢偷看一眼。這種習俗的來源，是由於見鬼見神的信仰，以為若直接「看」天子，是會瞎眼睛的。

天皇的像片也很少被人看見，更不可以隨便張貼在牆壁上面。傳統習慣上，臉上總是用紗網遮着。

當天皇巡幸的時候，縱然要在日本國內走過幾百里，沿路的窗戶簾部必須放下來，這足夠勤苦的警察忙碌一陣了。任何人不得從上往下看天皇，東京新建築的警察廳的窗機，總沒有修成，因為發現了這裏的窗戶可以看見宮城的花園。

一九三六年，時代雜誌在封面上刊登一個天皇像，編者因此必須向讀者聲請不要把雜誌倒放着，在上而更不要放什麼東西。

有一次，一個交通警察，在一個鄉鎮舉行典禮時，把皇駕巡幸的路線指示錯了，他

竟因此而羞憤自殺。

昭和天皇的父親和祖父在有病的時候，不准醫生觸着身體，祇有帶上絲質手套才能施行醫治。據說連皇宮的裁縫，都得離開相當的距離來量衣服的長短，這自然不會做出適身的衣服。

一九三六年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兼教授美濃部博士，在東京帝國大學任國家講座已有三十年之久，竟一旦遭受撤職，幾乎被人暗殺，原因是他三十年前所出版的書籍中，他曾提到天皇制度是國家的「機關」。

除去真正相信天皇是神的愚昧國民以外，具有現代頭腦的進步的智識分子，大多數都明白這是甚麼道理，當你問他是否相信天皇是神的時候，他大概要這樣回答：倘若把「門關上，他并不相信。

這樣說來，我們得一箇結論，天皇的神聖性，是在日本統治階級手中最有政治意義的武器。

統治日本的神祕勢力

人們都說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因為日本的憲法不是由國民投票或者國民代表

會議決，而是由天皇大權決定的，所以日本的憲法叫做欽定憲法，根據欽定憲法，天皇的權力極大，內閣離開議會而獨立，直隸於天皇，對天皇負責。天皇有決定軍隊編制和常備軍員額，與外國媾和及締結條約暨頒布緊張戒嚴令等大權。此外，陸海軍不受議會指揮，完全由天皇統率。由此看來，天皇的權力，其大無邊，自然算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了。

實際上并不如此，日本的歷史原是一部軍閥專橫史，皇帝始終是個傀儡。日本軍人可以任意廢立天皇，如藤原基經廢陽成天皇，另立光孝天皇；可以幽囚天皇，如藤原信賴源義朝舉兵造反，將後白河上皇及二條天皇都幽囚起來；可以逼死天皇，如平清盛逼死六條天皇，兵敗後且挾安德天皇共投於海。到幕府成立，皇帝更如木偶。日本皇室威權之衰，只有明治一代，到了昭和皇帝就更不成體統了。比如九一八事變時，昭和天皇曾電勸林銑十郎不得率領朝鮮軍越鴨綠江，林銑十郎竟不奉詔而越境，因此林銑十郎成為有名的「違勅越境將軍」。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發表肅君側的宣言，五一五與二二六兩大事變都是那篇宣言的指使，而犬養岡田等人是替昭和送了命。法西斯暴徒原定去年七月七日大暴動，而一部竟於六月二十九日清早發動，昭和天皇嚇得跑到近衛師團去避難，秩父宮（天皇之弟）因百濟中摺後的嫌疑，至今尚在軟禁中。每次內閣改組均由軍

導指定人選，然後由天皇降命，如果沒有軍部的支持，內閣根本就組不成功，宇垣內閣的流產，就是顯著的例子。由上面的幾個事實可以說明天皇徒有其名而無實權了。

日本并不是由天皇來統治，乃是以天皇的名義來統治，天皇是「神」，是「象徵」，是傀儡，絕對不是一個獨裁者；他不是大彼得，也不是奧維林，更不是克林威爾，也不是墨索里尼。

天皇是國家，所謂「朕即國家」；然而不是別人拿他的名義來運用國家。在日本，政治鬥爭的目的，是要把持接近君主工具，具體說來，誰在利用天皇，誰就是政治上的統治者。

日本之成爲軍閥，至少有一千年的歷史，在大多數的國家中，軍隊都是國家的公僕，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在日本，軍隊一向就是國家本身。大約說來，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從華盛頓條約起至瀋陽事變止，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由文人執掌政權的政府，確曾得到成功，足以壓倒軍人的勢力，那是民主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是政黨燦爛光榮時代。然隨九一八到來了，那樣的和平政治又被軍人結束了。

所謂日本軍八或日本軍閥，祇是指個體而言，他們在政治上運用權力的集團，就是軍部。由於日本軍閥在國內國外之殘暴無理的舉動，人們對於「軍部」的名詞，特別覺

得嫉恨與討厭。日本一位老牌的自由主義者尾崎行雄曾說：「在國內，軍部變爲狂夫激婦的代名詞，家庭中妻子潑辣和丈夫狂妄，人皆呼之爲軍部。」在國外，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民，聽到日本的軍部名詞，也總感到幾分頭痛，因爲它代表蠻橫殘暴與無理。在中國，日本軍部的毒辣與殘暴更是家喻戶曉，沒有不切齒痛恨的，軍部這個勢力真像是一個大怪物。

究竟軍部是怎樣組成，何以擁有如此龐大的權威呢？

軍部是一個龐大的機構的總稱，是指代表所謂「皇軍」全部的軍事機關，即是陸軍省、海軍省；在陸軍省以外有直轄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在海軍省以外有直轄於天皇的軍令部，以及陸海軍省上面的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不過，日本通常所指的軍部，主要的是指陸軍省，這是由於近年陸軍在政治上常取積極的態度，而海軍多採消極的態度緣故。

至於軍部勢力的躍進，和它在日本政治上之具有決定的作用，固然是受非常時之賜，但它的養成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方面由於日本有着七百年武家政治的傳統，以及軍部氣焰的囂張與態度的強橫，而主要的原因在其制度的本身，根據下面的兩種理由，軍部才取得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第一、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有特殊大權，可以直接上奏天皇，這種權利是文職大

臣所享不到的。這一特權雖非明定於憲法，但爲內閣官制所規定，這是由於天皇本人身兼陸海軍大元帥的關係而演變出來的。陸海軍的參謀總長也有同樣的韓廳上奏特權。

第二、陸海軍大臣應由現役海陸軍大將或中將中選任，通常由前任陸海軍大臣推薦內閣，不得現役海陸軍人的同意，便無法組成。并且陸海兩相不必與全體閣員共進退，單獨辭職就可使內閣坍台。

大多數日本軍官，都有進至頂端內野心，因爲他們知道在頂端上的軍官，要有政務性的職位，所以他們老早便發生了政治興趣與政治野心。陸軍大臣有絕大的權力，因爲他能以文職大臣的任河決定，都以韓廳上奏來一筆抹殺。若是找不到一個陸軍大臣，任何政客都不能組閣，軍部可用拒絕推荐陸軍大臣的方法，來阻止新內閣的產生。

在日本的統治階級中，有資本家，有貴族，有元老與重臣，還有地主，在統治的形式上，有政黨（現在政黨都被解散了），內閣、議會，它們的上面站着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它的政府體制是君主立憲，所有這些，和一般的國家都差不多，例如英國就是君主立憲國家，而且日本有一個時期也樹立過政黨政治，民政黨和政友會都曾組閣掌握日本政局。但是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內閣是天皇直屬的行政機關，由天皇任命和免職，不對議會負責，而直接對天皇負責，更值得注意的是天皇的後面，還有一

個至高無上的實際指揮者——軍部。

日本的議會——樞密子，由閣是地空招粹，昭和皇帝是個徹頭徹尾的傀儡，真正統制日本是在日本運動的是軍部的軍部。

三、日本陸軍

正如日本其他制度一樣，日本陸軍制度也是奇特的，在若干重大節目上，都和其他國家的陸軍不同，首先，日本陸軍和天皇發生異常特殊關係；其次，日本陸軍是一個代表着封建傳統和現代技術的奇異混合體；再次，日本陸軍佔有重要政治地位，非任何其他國家陸軍所可比擬；又次，日本陸軍有一強烈的「社會性」的衝動和野心。此外，還有一個宗教性，當一個士兵開赴前線作戰時，要和他的同伴說：「我們在靖國神社再見罷！」原來靖國神社是東京的一個大神社，若有一個士兵戰死，便把他的骨灰供奉於內。

巴黎 Excelsior 報的記者，最近得到機會問過九個日本士兵，問他們為什麼來中國作戰？（這位記者，怎樣得到允許能和日本士兵談話，我是不曉得的；對日本軍人直接發問，有如以硬紙開罐頭鐵盒之難。）回答的話是：

- 一、這是天皇的意志。
- 二、中國人破壞和我們所締結的一個條約。
- 三、本師團奉令開到該地。

四、日本人口過剩。

五、沒有意見。

六、中國人進攻我們。

七、天皇命令我們作戰。

八、日本的榮譽遭受了威脅。

九、我們要恢復中國秩序。

在昔封建時代，一直到一八六八年以前，日本士兵都是「大名」——封建諸侯——的扈從；每一勢力雄厚的「大名」，都各有其自己的軍隊。日本「軍官」便是武士階級的身，更須配得在一八六八年時，日本的武士門閥，竟有三十萬之多，自後到一八七二年時，纔將軍隊收爲國有，強迫兵役法始得實行——爲時僅在六十七年以前——從此以後，分門別戶的軍隊，纔化爲國家的軍隊。新的徵兵法，把舊日的門閥系統消除了，逐漸更以新產生的職業軍官，代替了舊日的武士。然而武士的精神，仍然強烈的存在着。結果：日本陸軍形成雙重發展。正如一柄中世紀的寶劍，以現代的方法製成的一樣。

日本之成爲軍國，至少有一千年的歷史；在大多數國家中，軍隊都是國家的公僕，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但在日本，軍隊却一向就是國家的本身，理論上縱不如此，實際

上確是這樣。

現今日本陸軍的階層——和其他徵兵制下的陸軍一樣——必然的要反映到人民大眾的階層。日本陸軍，並不像舊日德國陸軍那樣構成一個特殊階級。徵集來的士兵大羣，都是由田間與小村中而來，正可代表國民中之主要成份。每年有十五萬的二十歲青年入伍，服務二年。一般把軍營看作學校，用以訓練這一國家的人力，服務兵役，被認為教育的一部份。事實上，日本陸軍自己說「精神教育」是軍事訓練的動機所在。在陸軍服役二年之後，大約可相當於美國的文學士或哲學士。

日本每一男性國民，在年達廿歲後，必要經過一次嚴格的體格考試。這種制度，是普遍而嚴厲的；任何人受不到優待，任何人也不能避免。每年所徵集的十五萬人，是由「絕對適合」的一羣人中，用抽籤法選出來的。這種全憑機會的把戲，也是要嚴格執行的。

陸軍手冊

日本的陸軍，不僅管打仗，而且要寫作。他們對中國人放出的邊槍砲，對世界其他人士放出的便是理論。他們的工作，不僅用唐克車和飛機，更要用鉛字機和墨水。

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日本陸軍省的新聞班（現已改為情報部）編者）開始發

行處發的小冊子，用以送人或賤價出售，這些陸軍手冊充滿了全日本國。這些小冊子，便從此不斷出現。起初，這些手冊不過是說明陸軍的目標，或表示擴張軍事預算的必要，用爲國內宣傳；後來，這些東西却變成了陸軍部的正式聲明書，對各種問題都要發言。在這些小冊子中最有興趣的，就是關於日本經濟秩序改造的主張，他們由於日本經濟的危機和社會的紊亂，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因而製造出一種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理論。下面我們摘錄幾段，證明其主張之自相矛盾。

「日本現在正處於它的運命的十字路口上。在現在的制度下，是無法可以擴充必要的軍備的。若於此種制度下擴軍，便要造成國家破產，並要被擄國家統一。我們需要另外建立起來一種經濟制度……。」

又知：

「由於財富分配之不公平，以致造成許多人貧窮和失業的現象……自利主義、個人主義、唯物主義——這些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時機到來了，我們要把根據個人主義而形成的現代文化，一掃而廓清之……。」

「倘若經濟利潤——尤其是坐享其成的入款——僅被某一部分國民所享受，大多數國民便要落入極端貧苦的狀態下。……由於這種情緒的緊迫，我們需要從根本上立時

而遂我們的財政和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加以根本改革，以造成全部社會的積極經濟安定。」

這一類的言論，曾於一九三四年在東京財政界方面，發生了重大的震撼，證券交易市場上起了一個嚴重的反響，財閥們都擔心陸軍要發動政變，把這種改革方案馬上付諸實施。實際上，陸軍爲了向財閥政黨進攻，不能不製造一套理論，騙取一般國民而已，它本身如果失去財閥的支持，軍費的籌措便根本發生問題了。於是陸軍爲安慰財閥起見，不得不於這些社會主義色彩的主張之外，再發表一套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

「盛極一世的自由主義，現在已告死亡了。世界戰爭是由帝國主義衝突所致，而帝國主義便是我們這一時代自由企業的產生物。……自由企業、政、統制之不相容，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不能融於一體，現在看來已是必然的了。」

陸軍的立場，根本的說來，是代表國家資本的利益，他主張私人企業都由國家統制，國家的代表是天皇，爾天皇不過是個機關，支配這個機關的恰恰就是陸軍。由這一點可以說明日本統治階級的內部是怎樣的勾心鬥角，其利害衝突的深度達到如何的地步！同時也說明日本的統治者遇到嚴重的關頭是怎樣的茫無頭緒，和手足失措的窘狀！他們沒有鮮明的目標，自然產生不出一貫的有系統的理論。

和海軍的對立

日本海軍同時構成軍部的一個單位，和陸軍的關係正如同胞弟兄。可是情形并不如此簡單；在它們之間有着激烈的衝突。自然，如果真像它們自己所說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那就根本不會互相嫉恨了；事實上它們都是爲着自身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立場。

第一、日本陸軍的士兵，大多數是貧農子弟，貧農都認爲他們是爲城市中的工商業者而犧牲，所以他們對於資本家特別憎恨。而海軍軍官皆爲商人或貴族子弟，他們的階級立場不同，利害不同，自然彼此的意識思想都不能一致。

第二、日本陸軍多少反映着武士時代的傳統；軍人們把正統派資本主義認爲是比較晚近的產品，而不是日本道地的產品，他們厭惡金融資本的國際性，他們知道這些財閥因爲依賴航海、保險、銀行和貿易而發財，所以主張愛好和平，反對戰爭，因而反對過度的軍事預算并支持內閣中的文官。海軍則不然，海軍的建立是由明治維新以後所產生的造船業而發展出來的，尤其是和操縱海外貿易的三菱財閥不能脫離關係。因此，海軍人員一向富有國際貿易思想。

陸軍的派系與其鬥爭

日本的陸軍不但需要和財閥鬥爭，和海軍鬥爭，它自己本身還要鬥爭。陸軍的派別紛歧，雖然若干次的肅軍和嚴厲的統制，但是它的派別依然存在，軌轢與衝突愈演愈烈。以生長地來分，有所謂「長州閥」，「北九州閥」，「石川閥」等；以人物爲中心的有「宇垣系」，「荒木系」，「林銑十郎系」，最重要的一系，就是板垣所領導的關東軍參謀團系。這些關東軍系的軍官們，是日本陸軍機構中約少壯軍人派，他們自成一體。此外更有「十二期」陸軍士官學生系，他們以畢業的期別不同，而有不同的結合。

關東軍與中央的矛盾，軍首腦部與少壯將校中堅將校層的差別，近年來也顯著的發展起來。

自滿洲事變以後，軍部內部的對立一天天尖銳化，而且近年的派別的性质已顯得與明治大正年間不同，隨着法西斯傾向在軍部的抬頭，軍部將校的分派便要着他們對法西斯化的態度怎樣而定。在二·二六事件以前，軍部中有以下三派：

(一)皇道派——即所謂真崎、荒木系，主張法西斯化的急進，與民間的法西斯北一輝、西田稅等相聯絡。

(二)經濟派——即所謂建川中將派，橋本欣五郎大佐，也屬於這一派。重視前衛的鬥心組織，同時主張大眾的組織化。

(三)統制派——以大衆組織的基礎，取合法的國民運動的方法的一派，林銑十郎和被刺身死的永田軍務局長即屬於這派。

這種結合不止限於陸軍方面，即海軍方面也有人參加。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即是急進的皇道派海陸軍人的直接行動。據發動指導者海軍將校古賀清志的供詞，他的目的是想「樹立以荒木陸相爲首腦的軍政府，進於改造的階段」。這可見荒木實是這派推戴的人。一九三四年林銑十郎代荒木爲陸相，永田鐵山爲軍務局長，軍部內的「統制派」抬頭，急進派表面上似有趨於沈靜之勢。領是當時的陸軍小冊子問題，在滿鐵構改革問題、軍縮條約廢止問題看來，急進派的壓力仍相當的強。「天皇機關」說的排擊和繼起的「國體明徵」運動，更使急進派好像已熄的灰。「統制派」爲着肅軍的必要上更迭真崎教育總監，而宇垣組閣之說又喧傳出來，永田成爲急進派的「欲得而甘心」的人，永田暗殺事件便於一九三五年八月發生。永田案的審判還沒有終結，空前「不祥」的二·二六事件又突起了，二·二六事件顯然是五·一五和永田事件的繼續和擴大，軍部內急進派對統制派的矛盾的大爆發。

二·二六事變以後，經過寺內閣的厲行「肅軍」，據說急進的法西斯分子已被「肅」去不少，但軍部內部的矛盾對立，仍然不能掩蓋。軍的首腦與中堅層間仍有「穩和

「新學」與「舊念進的法西斯學」之分別。有名詩石原莞爾少將，
與三郎等相屬於一派。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也是這派。

町瓦重毒大性，
的銀融。

四、戰神與日本資本主義

日本的苦難時代

提起日本的來歷是很可憐的。當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已經發展到極燦爛的時代，日本還沒有建國，日本人還過着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半人半獸生活。在我們隋唐的時代，日本派了大批的學生到中國留學，從中國搬去全部的 문화，不但衣食住行摹倣中國，語言文字宗教也一律採用，例如他們穿的和服，就是我們古代服裝的式樣，吃飯用筷子，也是跟我們學去的。從前他們沒有房屋可住，可是我們還在秦朝，建築術就達到驚人的程度了，例如秦始皇的阿房宮，其規模之大與雕刻之美，是日本人作夢也想不到的。他們一向是爬行，用膝蓋代替兩足，跪着代替站立，動作和野獸差不多的蠢笨。他們非常愚鈍，頭腦是空的，從我們中國帶回語言、文字和佛教以後，才算按捺上靈魂，裝備了機關，學會說話，開始思想。直到現在，日本人把許多東西的名稱上都都冠以「唐」字，例如唐碗、唐服、唐字、把中國人叫唐人，這可以證明他和唐朝的關係如何密切了。真的，如果我們中國最初不傳給日本文化，大和民族不會淪為南洋或美洲土人的命運嗎？

在孝明天皇時代（相當我國滿清時代的咸豐與同治年間），日本還實行着閉關自守的封建政體，可是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了；那時世界上的殖民地與資源已被這些先進的國家分配完了，他們想到了東方，企圖把日本變成他們銷售工業品的市場。十八世紀的時候，我國的遠征隊就開到日本海岸，和平的要求和她締結貿易關係，可是遭到了日本的拒絕。還是美國才叩開了日本的封鎖之門。一八五三年，美國政府派畢利海軍少將帶着四隻軍艦來到日本海岸。他開到靠近橫濱的浦賀，要求日本接受美國請求締結商約的條件，畢利將軍強迫當局接受了美國照會後，就回國等候國答。過了兩個多月俄國的軍艦也開到長崎來了，他不但提出締結商約的要求，並且要求日本重新勘定庫頁島的國界。於是日本不得不接受外國的要求開始實行對外貿易，最初是美國，隨後俄國、英國和荷蘭都可以在橫濱、長崎、函館等海港貿易了，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連法國普魯士都和日本締結了不平等的條約，企圖將日本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在這種形勢底下，照歐美各國的先例說，日本的資產階級該起來革命了，例如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當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以後，封建的保守制度就不合乎那種時代的要求了，於是他們的市民工商業者便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政權，爲的是使工商業毫無阻礙的向前發展。日本的情形就不然，統治者鑒於西方歷史的教

調，想着再實行開關的策，政策已經走不通了，如果不急起改革，自己就站不住了，和外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第一個首相，在一八六〇年也被武士暗殺，國內開始紊亂起來。正在混亂的時代，天皇的朝代傳到了明治，他在這一點上很有政治的遠見，於一八六八年毅然宣佈了變政維新的政綱，在日本歷史中通常被稱為「明治維新」，下令通告職業自由，廢除損害商工業發展的行會制度，撤消一切封建藩主間妨礙國內自由貿易的關卡，決定全日本國內人口貨物自由來往。規定統一的幣制，建立私家和國家銀行，組織股份公司。由政府着手建立工廠企業，建築鐵路，採取歐洲式的郵政。於一八六九年，天皇下諭除去各大名的封建權利，全部日本領土全歸天皇統治，所有日本人民都屬於日本天皇。

日本的君主專制的政體，就在這種條件上建立了起來。

一八七一年，封藩諸侯都被肅清，代之以縣制。起初這些諸侯還留在縣中做縣長，不過不久就被召回中央。他們也很聰明，知道反對天皇已經不能取勝，既然保持不住舊的封土，為什麼不乾脆把他們的封建權利出賣，換取政府的兩萬萬五千萬圓呢？而且還獲得政府賜與的名號和職位。

一八七一年國內的階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了，政府取消了武士的口糧，廢除武士的

軍隊，建立歐洲式的常規軍，政府的機關也儘可能的採取歐洲的式樣。在一八六九年將京城從京都遷至江戶，並改名爲東京，意恩表示是東方的京城。

明治天皇在變新的年代的確費了一番苦心，他拚命的摹倣歐洲，想把日本改造成歐洲的樣子，派遣駐歐美各國的專使，就地研究各國現存的制度，採取歐洲年代和歐洲日曆，開辦歐洲式的學校，於一八七二年在東京創立了第一個大學，當時獎勵學生學習外國文字，以介紹西洋的科學，並極力造就外交人才，爲的應付日趨繁密的國際交涉。明治天皇誠信誠恐的改革着日本，推動着日本，他企圖使日本很快的趕上歐美，變成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

也正是因爲日本的革命由天皇所完成，所以養成日本人的一種尊崇傳統的精神和強烈的國家觀念。甚至把天皇看成是百罪不可赦的。

向外發展的第一砲

戰神能毀滅一切，也能創造。

日本最初不但是那樣落後，而且她又窮。非常可憐，在不及我國四川一省大的領土上，到處都是火山、湖泊、土地一點都不肥美。物產非常貧乏，除去生產僅足國民消費

的食米、蠶絲和茶葉以外，所有工業上必需的原料一概缺乏，它想和歐洲競爭，不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必須迅速的發展工業。沒有原料怎麼辦呢？這是日本能否成爲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基本的前提，也是日本國運盛衰的關鍵。明治天皇一出國門頭一眼就看到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老大哥中國，於是就立下了強佔中國領土奪取我們資源的野心。那時琉球，台灣和朝鮮，都和我們中國結爲一體，他們因爲自己的文化落後，各方面趕不上中國，自願的臣服中國，每年給我們送禮進貢，以表示他們的忠誠和虔敬。

可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太不爭氣，活活的給中華民族丟臉，當一八七一年時，有琉球人六十六人因爲航海遇了風，漂流到台灣，台灣土人中有一種生蕃，性極野蠻，把那批琉球人殺了五十四個，第二年日本政府聽到這個消息，認爲是侵佔台灣的最好機會，一八七三年派外務大臣副島到中國，提出琉球人被殺事件，問生蕃地方是否歸中國統治？滿清官僚皆庸腐朽，不懂外交，答覆說：「琉球是我屬國，琉球人被殺，不必勞貴國費神干涉，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殺人劫搶，和我們政府毫不相干。」副島回國報告，日本政府就在一八七四年發兵攻台灣，生蕃自然打不贏，於是就投降了。這時滿清政府才著惱起來，連忙派精兵一萬援救台灣，一面向日本提出質問，要求撤兵，日本專使大久保利通說：「生蕃地方既不歸中國管轄，我國撤兵與否於中國無干，如果我們撤兵

中國必須賠償損失。中日兩國幾乎鬧起火來，當時經英國駐北京的公使出面調停，於是締訂和約，承認琉球轉爲日本的保護國。

狡猾的日本，經過這次事件看穿了滿清政府的怯弱無能，接着又製造第二種事件，質問朝鮮的排外態度和對日傲慢的情形，認爲中國總負責任，滿清政府的糊塗官吏又回答說：「高麗自主，和中國不相干。」日本政府窺探了中國的態度以後，就大胆行動起來，第二年（一八七五年）乃派軍艦在朝鮮沿海測量，闖入江華灣，和朝鮮砲台守兵衝突，結果兩國訂了江華條約，承認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處平等地位。從此朝鮮就被日本輕輕的從中國庇護下面拉出來，聽日本的支配了。

後來，日本就利用各種機會調拔軍隊到朝鮮，同時將中國軍隊趕出境外。它藉口漢城日本領事館受攻擊，於一八八二年開到大批軍隊。但是迫於俄國法國和德國各列強的干涉，不得不和中國談判，一八八五年和中國在天津訂結中日雙方退兵的條約，中國正式承認朝鮮爲中日兩國共同的保護國。此後日本積極備戰，企圖徹底統治朝鮮，將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完全肅清。一八九三年朝鮮發生農民暴動，朝鮮當局向中國求援，中國派軍隊開到的時候，日本也同時出了兵，等朝鮮的農民暴動鎮壓下去以後，中國軍隊遵照前項條約撤兵，并要求日本依約同時退兵，可是日本強硬的拒絕了中國的要求，堅持不

撤兵態度。這時滿清政府是李鴻章掌管朝政，只知道請各國出來調停，絲毫沒有作戰的準備。到調停無效，日本挑戰不已的時候，這才倉卒應戰，於是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滿清政府和日本就正式宣戰了。

一種腐朽的政體被一夥昏庸的官僚所玩弄着的清朝，不但沒有作戰的準備，也不懂得如何指揮軍隊，將士不會使用槍砲，民衆更不曉得動員抗戰，怎能抵得過準備充分且早有作戰計劃的日本軍隊呢？滿清政府自然是失敗了，軍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只有再和日本議和。一八九五年清政府派李鴻章去日本，兩國在馬關議定和約，規定中國承認朝鮮完全自主，割台灣澎湖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爲通商埠；并許日本人在中國內河航行；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當時遼東半島也在日本要求割讓的條款中，但在法德兩國支持的沙皇帝俄，却阻止了日本這一要求的實現。

日本在馬關條約成立的次年，又和中國訂結通商條約，其主要內容是：日本取得領事裁判權；日本人居留地擴充；日本人可以深入中國內地；日本人控制中國的關稅，奪去中國的自主權。

日本從中國擄去土地，取得政治的特權，不但有了發展工業的原料，也按置好消納

商品的市場，她已經跨進了資本主義之門。

她發出了第二顆砲彈

現在她開始健步遠行了。從「明治維新」才降生的日本這個「近代化」的孩子，被老大哥中國的奶漿哺育起來，如今却又要求更肥美的食物了。

已經吞進口去又被沙俄捏住鼻子吐出來的遼東半島，在日本看來是她必需的營養，如果不把它重新吞下肚去，似乎難以長大成大。可是這塊引她垂涎的遼東半島和旅順口，恰巧已經租給俄國；沙俄在一八九六年從中國奪得建築中東鐵路之權利，并且得到中國若干租借地和鴨綠江邊的森林租讓。俄國開始把滿洲看成是她將來的殖民地。他向滿洲的侵入，不但引起日本的嫉恨，而且也招致其他列強英國的不滿，英國嚇怕俄國在亞洲擴大勢力，所以很担心的監視他的動態。為了削弱俄國在東方的伸展，決定支持日本，於是在一九〇二年就和日本締結了英日同盟。

日本和俄國在滿洲對抗的結果，終究發生了武裝衝突，於一九〇四年兩國的戰爭就開始了。和滿清政府一樣，沙皇的俄國在戰爭中輸了，她和戰勝國的日本，經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調停，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訂了樸茨茅斯條約。這一和約的結果，使俄國喪

失了在南滿的權利，而不得不退守北滿，自然他們所交替的權利，土地都是我們中國的，所以實際吃虧的還是中國。同時日本又得到了一個擴張侵華的機會，在樸茨茅斯條約中，最重要的規定如下：

(一)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之卓越利益，及保護監督之處置；(二)由中國轉租旅大(即日本今日所謂之關東州)與日本；(三)日俄承認東三省之門戶開放；(四)俄國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讓與日本(即今之南滿路)。日本除去得到俄國在滿洲的全部租借地，并且得到南部庫頁島和俄國領海內兩案業權，此外還有兩萬萬日圓的賠款。

這簡直是拿中國富產品，他們賣來賣去發此發財爭利，滿清政府昏頭昏腦，任人宰割，真像一隻愚蠢的母豬。在這個和約以外，於同年十一月中日間又訂了一個東三省善後協約，規定：(一)中國承認俄國在東三省大部分權利轉移於日本；(二)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鉄嶺、通江子、法庫門、長春、寬城子、吉林、哈爾濱、甯古塔、琿春、三姓、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琿滿洲里為商埠；(三)日本取得安奉鐵路經營權；(四)日本於營口、安東、奉天有設立租借地之權。并附帶規定中國不得建築與南滿路並行的鐵道。

日本得到了這樣多的權利，足夠發展她少年時代的資本主義了。日俄戰爭無異於使日本邁進中國內室的階梯，從此日本的勢力就在中國植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日本的軍人建立了這種武功，在國內的地位自然蒸蒸日上，而顯出氣餒萬丈的驕驕，他們開始崇拜戰神了。

一個趁火打劫的機會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了。他的兒子開始新的時代——「大正時代」，直到一九二六年死後，於是今日的天皇接位，甚為「昭和時代」。

日本資本主義的命運是很可憐的，起初她險些做了歐美各國的殖民地，幸而明治天皇急起革新變政，迎頭趕去，取消了腐敗的幕府制度，廢除了不合時代的鎖國政策，拚命摹倣歐美的制度，學習人家的生活樣式，吸收他們的文化，這才慢慢的把過去歐美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她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取消，漸漸在人家的面前獲得了平等的地位，以前人家一點都看不起她，根本把她看成是應該征服的土人野蠻民族。相反的，歐美那些國家對於古老的中國却抱着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祕觀念，因為中國是東方的唯一大國，有幾千年的燦爛文化，在他們的心目中簡直可以把中國看成是老前輩，而且中國人民這

府實行虛迫利誘，好利用它來奪取中國的利權。一九一四年八月，日本對德宣戰，進攻我國山東的膠州灣，因為膠州灣是德國的租借地。中國政府要求共同出兵，日本不肯。當日軍宣戰的時候，一部分軍隊擅自由我們山東的龍口上岸，攻佔德軍的後路，將所有沿途中國的城鎮和郵電機關，全部佔管，徵發物品，擄掠壯丁，完全把我國地方當敵國境界。我國北洋軍閥政府和滿清時代的政唐沒有多大區別，怯懦昏庸，遇到強敵當頭，心驚胆怕，不能出以果斷的抵抗，僅僅宣布劃定龍口萊州和膠州灣附近地方做為交戰區，同時約定以膠濟鐵路為界。可是日本陽奉陰違，公然派兵西進，逼迫中國軍隊退出濰縣，佔領車站，並且沿着膠濟路進逼濟南，實行佔領，所有鐵路和附近各礦產全被強奪。

日本佔領青島以後，中國向他要求撤兵，那時日本的目的不但要劃定山東各縣他的勢力範圍，還想進一步奪取中國的權利，所以他不肯把駐在山東各地的軍隊撤退，而且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乘機向北京政府大總統袁世凱提出極為苛刻的二十一條件，并威嚇袁世凱，叫他保守秘密。袁世凱因為懼怕南方人民的革命運動，一向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因此日本的條件一送來，不得不惶誠恐的聽其擺佈。

二十一條件全文分做五號：第一號共分四條，是關於確定山東做勢力範圍的條件，

除接受德國的固有權利外，并規定沿海島嶼不得割讓給別國，加開商埠及由日本修造由烟台或龍口接滬膠濟路線的鐵路等項。第二號共分七條，是關於日本在南滿及內蒙的權利之確定。第三號共分兩條，規定漢冶萍的採礦權不得讓與他國。第四號一條，規定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得讓與別國。第五號共七條，是關於干涉中國內政的，要求中國必須聘請日本人做政治、軍事、財政等項顧問，中國各重要都市的警察由中日合辦，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等。這些苛刻的條件，簡直是要中國變做日本的保護國。

中日兩國代表在北京談判條件的時候，日本忽然派遣艦隊集中福州、廈門、吳淞、大沽等處，同時在山東南滿增加兵力。到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執行必要的處置。袁世凱不敢反抗，就在五月九日答覆了日本，除第五號容待日後協商外，其餘各條概行承認。

日本佔領山東以後，就在一九一七年和英德意諸國分別訂立秘密條約，取得各國對日本承受德國固有權益的承認。日本全權大使石井和美國國務卿藍辛又發表共同宣言，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於是日本儼然就以東亞霸主自居了。中國參加歐戰，日本居然不滿意中國的自由行動，對中國提出警告。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日本藉口攻擊俄國，又逼迫中國北京政府和他訂立中日軍事協定，由日本的軍官編練中國的參戰軍。

允許日本軍隊開入中國，佔領全部滿蒙地方。民國六七年間，日本和段祺瑞勾結，組織特殊銀行團，直接借款與北京政府，來壓迫革命勢力，可見日本對中國的毒辣陰險。從這種侵略政策中充分說明日本對於中國不是僅僅以獲得商品市場與工業原料為目的，他是企圖澈底摧毀中國的獨立自主，滅亡我們的國家民族。

在歐洲風雨飄搖的動盪時代，日本却得着機會在太平洋耀武揚威的揮起利劍，奠定了擄取中國人民血汗以換取其日後資本主義繁榮的基礎。

「九一八」給了日本甚麼？

日本雖在神祕的輔導之下飛躍的發展了資本主義，忝列於世界強國之林，可是奉願的盡端正苦難。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孩子，要他背負艱巨的責任，擔當過度的勞動，不但會毀壞他的健康，也會招致心理的變態。從形式上看，日本的社會已經具備了國美的規模，比如他在世界上爭取了廣大的市場；他統治着不少的殖民地；在政治形態方面他也有議會和內閣；國內的鐵路普遍的修築起來；交通發達到滿意的地步；國民教育驚人的普及，乃至人民自治能力的提高等，都足以使日本人向着世界驕傲。

但是表面到底是表面，好像一個體質虛弱的人，雖然由於滋補品的幫助而肥胖起來

，可是并不能證明他算是健壯，祇要遇到些微摧殘，立刻會暴露他的衰弱。日本這個國家，他的內部包有着無限的矛盾，他的國家機構和他的政體，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是民主國嗎？可是天皇又擁有着無限的權力，是君主專制嗎？那裏的政黨議會又鬧的鑼鼓喧天，像煞有介事的樣子。還有一種奇怪的現象，軍人可以隨意左右天皇，他們可以用撒嬌的形式扮演政變，動不動就殺起內閣大臣來，然後他又用切腹的方法向天皇表示忠誠。同時人民又愚蠢得把天皇當做神仙，尊敬得連名字都不敢提，日本真是古怪得不可捉摸，我們可以稱他是個牛頭馬面的國家。表現在日本人性格方面便是乖反而執拗，充滿着反常的矛盾性。

日本的資本主義從明治維新後，經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再經過世界大戰，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已經達到它的黃金時代。由於獨占資本形成的財閥，在政治上佔據着支配的地位，例如最著名的財閥有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他們在國內國外都經營着巨大的工廠，創辦了自己的銀行，佈滿了資金網，像神經中樞般的支配着日本的國民生活，掌握着日本的帝國命運，他們自己組織了政黨（例如民政黨代表三菱，政友黨代表三井），僱用大批的黨員，選舉自己的議會代表，從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日本也出現了政黨內閣，那時被稱為「政黨高能」時代。

但是在明治維新運動建立了武功，因而氣派萬丈成爲軍人集團的軍部，對於這種形勢是不能忍受的。他們以爲如果讓現存的局面發展下去，自己就要被驅出政治舞台了，於是怒火中燒，情急生智，統開炮計劃他們的軍事陰謀，想表演一幕武戲，叫資本家財閥們看看他的本事，這時可巧日本的主商業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發生了空前的衰落。工廠倒閉，生產停滯，街上擠滿了失業工人，共產黨乘機活動，人民的生活日趨惡化，社會陷入混亂，政治動盪不安，財閥和政治家們都束手無策，昭和天皇也祇好口張口呆。軍部一想，機會不可錯過，於是關東軍首先發難，在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點燃了遠東的戰火。

一從前的幾次戰爭，給日本開闢了世界的市場，搶回了財富，奪取了資源，爭得了光榮，所以日本軍人把那個時代稱爲「神風時代」，他們讚美戰爭，歌頌武功，迷戀過去的光榮。可是時代不同了，河裏的水流過去不再返轉來，喜劇演完了該是悲劇的開始了，神風吹過一陣不能呼喚回來，如今吹動着日本帝國主義命運的，是無休止的陰森森的「悲風」。

「哦！那雪白的羊羣變了，牠們變成了雄獅，聽！牠們在怒吼了。日本的一皇軍」在東三省遇到我們的義勇軍一致的這樣喊，他們驚懼且顫抖，終於埋怨起軍部來。

「簡直是……，你們人民真像你們說的那麼柔順麼？」

日本爲了統治東北，不能不竭力鎮壓義勇軍和人民的反抗，因此也就不能不支出巨額的軍費來維持這支軍隊的駐屯，他奪取東三省，結果是得不償失的。財閥們因爲「滿洲」的局面不穩，不肯把金錢向那裏的企業投資，同時還要使應軍部苛求的軍事費用，國民亦因租稅增加，生活困難，並且還要入伍當兵而表示不滿，於是大家就開始爭鬧起來。資本家總軍部猖狂，給日本帝國招了禍，軍部罵財閥們眼光太小，僅顧眼前，說他們自私自利。老百姓兩方面都憤恨，他們說不管怎樣，財閥和軍人都夠受，反正沒有一個是爲了老百姓。

最後軍部和財閥政黨的暗鬥表面化了，財閥利用政黨命令議員在議會裏攻擊軍部，提出反對他們的政策，動員黨徒舉出版雜誌小冊子宣傳自己的驅人主張，咒罵軍部的蠻橫，責罵他們把日本推到噴火山口，招致了嚴重的危機，而且威脅了他們的議會政治。軍部則力唱日本的「非常時」，強調其武力征華的主張，他們除去合法的提出其正面的理由外，索性採取了暴行手段，內閣大臣，政黨首領都吞了他們的子彈，財閥政黨以及元老重臣，都不得不屈服在槍桿的威脅底下，連他們奉爲神明的天皇，也只好顫慄着等待軍部的處置。

「九一八」砲聲是日本對於經濟恐慌和政治矛盾得不到解決，軍部出於冒險的孤注一擲，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迴光返照的悲鳴。戰神做了她的保姆，最後也將是爲她唱喪禮歌的牧師。

五、國運的賭賽

日本軍閥率領着「皇軍」闖進瀋陽以後，不久就發覺那裏并不是拯救日本的暖室，而是火山所噴火口，它沒有穩定了國內的經濟恐慌，沒有鎮壓下沸騰的輿論，沒有給人民飢饉的肚皮帶回食糧。因為財閥們知道那裏是危險的地帶，不肯把資金送去犧牲，國民也不肯從氣候溫暖的故鄉跑到冀北那種冰天雪地裏去。結果是很慘的；軍閥的掠奪滿洲計劃不能如願的實行，因為沒有開發資源的資金，日本人也不能驅逐中國人，不能達到絕滅中國人的野心，因為大量移民的計劃不能完成。試想一個國家佔領了別國土地以後，如果不能開發那個地方的資源，也不能征服那個地方的人民，對於佔領者將發生怎樣的後果呢？這樣，新的糾紛和新的苦惱便接踵而至了，它們猛烈的捶擊着軍閥的頭蓋骨，敲打着他們的神經系。財閥是想把軍人吊在空中，把他們埋葬在滿洲，於是軍閥就暴怒了，不但在內閣會議裏和財閥的代表們大發雷霆，猛烈反攻，而且利用武力，採取暴動的手段，強迫財閥與他們合作，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東京事變，不但嚇壞了財閥官僚，也嚇壞了天皇。那次可以說日本軍閥的生死決鬥，他們知道如果財閥不向滿洲投資，不能實行移民，結果只有一個：日本白白的付出了大筆的軍費和大疊士兵的死亡。這

不僅僅是軍人的信譽問題，也不僅是他們將在國內喪失政治地位的問題，那將是整個日本命運的問題；那樣下去，無疑是要日本全體舉行火葬了。

可是爭鬥終不能使財閥、政黨與他們諸和起來，彼此所代表之各集團的利害是對立的，永久沒有調和的可能。軍部能夠殺總理大臣的頭，利用天皇的名義解散議會，不能從財閥的荷包裏偷走銀行的存摺。自然，財閥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苦衷，他們投資的惟一目的就是利潤的獲得，而獲得利潤的條件第一就是該地政局的穩定，第二還要國際關係的正常化。像滿洲那種紊亂動盪的局面，怎能允許他們的資金自由安全的活動呢？而且資本主義不但生產需要國際化，消費也必須國際化，這就是說，一種企業的創設和發展，往往會和別國別地經濟發生關係，例如它需要德國的螺絲釘，美國的機器或蘇聯的機械，國際關係惡化必然影響他們的貿易。其次是製造品的消費或輸出問題，工業品製成以後，必需迅速的銷售，日本佔領了滿洲，不但招致了中國人的排日運動，也引起了和日本文有利害衝突的各國之反感，中國人自然排斥日貨，其他的國家反而利用這種機會在中國擴大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財閥向東北投資不是冒險嗎？他們担心連血本都撈不回來。因此，縱然他們在政治上對軍部低頭，但是保險箱的鑰匙却小心翼翼的保留着。滿鐵會社的資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湊足預定金額，這是日本侵略東北經營東北的

首腦部，其他企業資金的缺乏更可想而知了。

中國有一句古語：「窮則變」，軍部不能因為經濟滿洲失敗就退出滿洲的領土，關東軍司令官如果率領着軍隊重回東京，其結果是可以想像的！帶有中世紀武士精神傳統的日本軍人絕對不肯這樣下場，他們過去沒有吃過敗仗，甲午戰爭把清朝打敗，一九〇五年之戰又打敗了沙皇俄國，至於歐戰時他在中國的那種趁火打劫的蠻行也是一帆風順，如入無人之境，而九一八之佔領瀋陽，是一種半夜裏放火，在東北人的熟睡中幹出來的，更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些輝煌的戰績頗足使日本軍人揚眉吐氣，目空一切。自然他們還有勇氣再挑起其他的事變，他們說：「不是戰爭就是死亡」，不僅是軍人的死亡，也是日本帝國的死亡。於是蘆溝橋的戰幕就這樣揭開了。

日本的人力有多少？

戰爭爆發後，日本看不起中國，它說三個月的時間，三糧師團的兵力，就可以滅亡中國，結束戰爭。可是開戰沒有好久，就調來了二十個師團，次年又發展到三十個師團，到去年（一九四〇年）止，已發展為三十五個師團。據我們所知道的，現在又不得不投下三十六個半師團的兵力了，對於日本說，需要這麼巨額的兵力來和中國人打仗，不

能不是一個奇蹟吧！但擺在眼前的却是活鮮的事實！就憑這點荒誕的估計，已經足夠差將軍部，給日本丟臉不小了。

爲什麼日本需要這麼多疊的兵力呢？有三個他們想不到的理由：第一，日本沒有想到我們展開全面的抗戰，他以爲中國還是像從前那樣的紛歧混亂，各自爲政的局面，可以「地方事件」或各個擊破的手段，達到他的狡猾計劃。可是出於日本意料之外的，中國人早被「九一八」的砲聲驚醒了，在蘆溝橋事變前雖然還有明爭暗鬥的現象，但那都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從反面說，也就是爲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收復東北失地，恢復領土主權而發生的不同意見。這就把日本軍部的眼睛給弄迷亂了，他把表面的現象和本質統一起來，以爲中國人不會合作，中國政治永久不會統一，如果攻占甲地，乙地不會支援，攻占乙地，丙地袖手旁觀，自然中國是容易征服的。感謝蘆溝橋的砲聲吧，它替我們中國的政治統一舉行了開幕典禮，中國人都一致的接受了抗戰的任務，從那刺那起，中國人就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着全面的抗戰，一直到日本的軍隊退出我們一切的領土。

第二個理由也是日本想不到的；它想着日本軍隊是機械化部隊，中國軍隊所使用的兵器還是古舊的，怎能抵拒他們的攻擊呢？以少勝多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在日本人的眼

敵又出到了一個奇蹟；中國的士兵居然用着古舊的全漆刀片向着敵人砍殺下去，他們用勇敢不怕死的精神，用自己鮮血去衝鋒陷陣。

第三，日本沒有想到中國於城市、鐵路線失去以後，會採取游擊戰或迂迴的包圍戰，破壞日本軍隊的戰果，襲取他們的軍火，殲滅他們的主力，迫得他們不得不吞下苦果再吐出來，而白白的支付了重大的代價。在歷史上這種例子是很難得的，今日歐洲各國，都是工業國家，軍隊可說是全部機械化了，但是它們沒有用這種手段答覆希特勒，而只飄展在廣漠的歐洲大陸，不會遭遇到像太陽旗在中國的命運。在日本人的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們的眼中，這又是一個空前的奇蹟吧！

爲了上面的三種奇蹟，日本的士兵，在死亡登記簿上登上了驚人的數字：日兵的死亡和我方士兵的死亡，從史的方面觀察恰恰是反比率的發展；淞滬戰爭時，是我四敵一，就是我國死亡四個士兵，敵人只死一個，徐州會戰時，變爲敵一我二，即敵人死亡一萬士兵，我國死亡兩個，在武漢會戰中就成爲敵我各一的比率了，這種比率的發展，不但說明敵軍戰鬥力的衰退和我軍戰鬥力的轉強，也說明敵國人力的恐懼已經遷到如何嚴重的階段！

日本的人口僅有七千三百多萬，和我們比較起來，等於我們的六分之一弱，連殖民

地的人口統通算在裏面也不過是一萬萬，但朝鮮人和台灣人都有他們固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立場，他們雖然也被日本軍閥驅至戰場和中國打仗，可是腦子裏總是清醒的想着一件事：「我們不是日本人，我們是替日本人打仗呵！」有着這種念頭的殖民地士兵，他們能夠真正替日本政府打仗麼？而且日本是誰呢？恰恰就是運切菜刀都不許他們使用，滅亡他們的國家，屠殺他們的祖宗父母，企圖滅絕其後代的暴主呀！日本是這些殖民地人民的仇敵，他們正找求所有的機會脫離日本的壓迫，圖謀獨立，在這種場合，他們不會發現自己的友軍嗎？這友軍便是中國。

現代的戰爭是總體戰，不似過去的戰爭僅動員軍隊就算完事。現在的戰爭，交戰國必須動員全國的每一個國民，無論男女老幼，不分前方後方。前方的士兵固然在和敵人作戰，後方的國民同樣在和敵人作戰；發員訓導和培育着千千萬萬的兒童、少年、青年，加深他們的仇視敵人的意識，激發其愛國熱情；農民在耕種或收穫着農產物，供給軍隊的給養，全國的民食，工廠的原料；工人製造着軍火，紡織着棉紗，做爲打殺敵人的武器；婦女縫着衣服或者當了看護，替士兵服務；文化人寫傳單、標語、小冊子，做着手喚起民衆，報導戰況，或者揭穿敵情和瓦解敵人的工作；連老太婆和小孩都被動員起來做偵探或放哨的工作。這就是說：現代的戰爭，武器的精銳固然是取勝的一個條件，可

是製造武器，使用武器和幫助軍隊作戰的國民之數量却是更重要的條件，我們和日本的入口相比是六比一，我們的六個人相當日本一個人，如果按照前述的雙方死亡比率說，日本人都死光，我們還可以剩下三萬萬八千萬人，這樣多的人口不夠擔負起建設勝利後新中國的任務麼？

據中國官方所發表，日本士兵的死傷最近已經達到二百萬。戰爭未開始以前，日本陸軍只有一百二十萬，那時是準備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對付中國戰事，三分之一留在國內防守國內維持安全，其餘的三分之一則為對付蘇聯之用，開戰後，由於我國軍隊作戰能力及堅韌性超過日本的估計以上，皇軍大量的死亡，不得不拚命的擴軍，但是精兵都葬送了，新兵雖然在入伍以前都經過軍事訓練，可是出自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羣，——教員、大學生、店員、理髮匠、裁縫、小販等——一旦被送到異鄉異土，砲火連天的戰場，他們的戰鬥力能發揮到如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死亡的恐怖會抓着他們的靈魂，身體會顫抖得匍匐在地面，雙手酸軟的托不起槍柄，因為他們許多人都不曾見過真正的戰場呀！

如今日本正發生着人口缺乏的嚴重恐慌，政府用盡方法增加人口的生殖，用金錢獎勵不及成年的少男少女結婚，對於多生孩子的母親給與送錢，嚴格的調查未婚的男女

，實行強制結婚制等。但這是多麼滑稽的勾當呀！新生的幼兒祇能延續民族的生存，它們能夠抵償目前兵力的不足麼？難怪板垣徵四郎慨嘆着說：「滅人國家，是不容易的事，少數的民族，要消滅多數的民族，更不容易，日本是小民族，人數少。中國是大民族，人數多。我們用硬的方法去征服，事實上是不可能，用軟的方法去侵吞，也沒有功效，勸之，用王道也不好，用霸道也不好，……」這真是一針見血，說出了真心話。

窮困的深度

在 John Chamber 著的亞洲內幕中有一段關於日本戰時現象的描述：

戰爭的消耗太大了，首先可於非必需品或人民奢侈品方面表現出來，沒有鋼鐵或銅器，來供給私人建築物；沒有皮革或棉花，來做打拳手套或野球；爲買書籍或雜誌而購買外匯，要受到嚴格的限制。私人汽車，每日祇能買到汽油一加侖，所以火柴（！）都減短了。○二九吋，這一來每年可以省下價值三十萬金元的木料。對於煤、洋漆、鉛、錫、錳等類出產品的分配，都絕對由政府統制。代用品原料，正隨科學家發明之迅速，而在飛快的發展；鯨魚皮也用作皮革，最近更宣佈東京的一萬五千警察，此後即將着用代用品做的皮鞋。今後將有二十二種橡皮製造品，除軍用者外，一律不許製造，就中

有橡皮鞋，橡皮手套，橡皮管，橡皮帶，橡皮運動品以及（原文如此）口香糖。在家庭紡織品中不許使用棉花（這對日本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除數種例外，都須改用木漿所造之纖維以代之。

這是一九三九年的慘形，兩年後的今天，這種現象自然更變本加厲了罷。下面再介紹一個外國記者在東京觀察來的記載，James R. Youn 在題為「進退維谷的日本」論文中，有一段說道：

日本教員的薪金現在是平均每月拾元，他們也被那飛漲的物價給壓得喘不出氣來。在東京，差不多有三千名左右的教員都改行跑到軍需工廠作工去。主婦們想絕了心思來對付日用必需品的缺乏。一個六十二歲的老太婆發明了一種飲料——這在她說來簡直是一種軍事的祕密。那便是一種看着像咖啡，聞着也像咖啡，喝着簡直和真正的 Mocha 咖啡一樣，可是晚間却可以讓你睡得着覺的「咖啡」——一種用烤番薯泡製出來的代用品。好在是日本人根本就很少知道真正咖啡是什麼味兒。普通日本的「咖啡」喝起來就像是一匙咖啡滲上一桶大麥和大豆而熬出來的那麼個味兒。而事實上這恐怕也就是日本「咖啡」真正的成份。

所有這種經濟統制，這些仿製品和代用品的採用，就好像在一所公共房屋上補綴漏

丁的房頂一縷。那些漏洞是塞不住的。有錢的人們囤積貨品，參加非法的商業活動，積存着棉織品、皮革和糧食。而那些無力從黑市場購買東西的人們，則只有安安份份地接受分配給他們那一份糧食，喝着和甜番薯一起煮的粥（一種最下等的食物），享受不到任何的醫藥設備，衣衫襤褸，營養不足地等候着肺炎的光臨。

所有從西雅圖和舊金山回國的日本商人與外交官的太太們，以及回到日本去的美國僑民，隨行都帶足了幾幾乎可以開得一家雜貨店那麼多的東西。有一位太太甚至從美國帶去兩隻羊，以便來年可以保證她的孩子們有羊奶吃。

每月的第一天被指定為亞洲日。政府希望着市民能在那一天清晨就起來向着皇宮俯首禱告，參照無線電體操，吃分配給他們的或是代用品的飯，不喝酒，不吸煙，只穿樸素的衣服，不打領帶也不穿外衣，也不到外面去用膳。一切的娛樂，無線電收音機和跳舞都被禁止了。為了推進這種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的領袖們以身作則，破曉就起來領着鄰居們來實行這種運動。一方面為了幫助侵華的軍隊，另一方面也為了是使國內的民衆不要忘了這戰爭。

政府官吏和一切執事人員都被命令着早點上公事房。有一些人都步行着去上班，表明他們是有着戰時的精神。中午休息的時間便集合在辦公樓的坪台上練習劈刺和體操。

主管人員讀着準備好了的鉛印的報告，聽的人搔着頭，詫異着怎樣應付這一個月的支出——那是較之三年以前大出了若干倍的。

歐化的日本婦女們被禁止電髮了。唇膏和胭脂也禁止使用。少數留居日本的外僑也和日本人一樣受氣，二百六十種禁止輸入的貨品像是罐頭食品、糖菓等一概禁止輸入，恐怕是由國外寄來的小包禮物也收不到。

十八歲政府統制的無線電台所廣播的大都是軍樂和愛國的演說，海陸空軍長官們呼頌國民保存國力的資源的演講也是日常的節目。

還有一位外國記者，在一篇文章裏也有過類似的記載：

「可憐日本人，吃白米是犯罪，牛奶雞蛋須得醫生證明纔能買，火柴每人每天限用七根，穿紙製的衣服，不敢隨便乘坐，用紙質的毛巾，不敢到溫泉去洗澡，因為紙製纖維一遇硫磺就化了，百貨商店的貨物標價不賣，而暗中却作黑市，甚至有照定價買襪子只給一隻的笑話。工業破產的三部曲，最初採重點主義，用軍需工業把中小工商業打倒，因此中小市民破產，繼行配給統制，由官家分配消費，把小賣商人打倒了；現在機器有一半不能開動，大工業也被打倒了。機器不能開動的原因，一因原料不足，二因技術缺乏，三因機器未曾裝配完整。農村更枯萎了，日本的農村仍停留於中古時代的狀態

，小農生產者看城市而壓榨與剝削；現在大批壯丁離開農村，徵調到中國戰場來送死，農村裏少了一二百萬生產分子，增加了許多孤兒寡婦。」

一本雜誌上記載日本人沒有鞋子穿的情形說：

人造皮皮過於昂貴，麻布鞋又不堪耐用，於是政府就鼓勵人民赤腳——老天賞賜的皮鞋。在某些區域中，學校的兒童全都赤腳。陸軍在訓練滿佈的中尉長征中，赤皮鞋不可。本國汽油缺乏，公共汽車和街車減少，平民又必須走路，老天賞賜的皮鞋經耐用，貧窮不耐的人，均經不起長途跋涉。這真令日本人啼笑皆非。

總之，我們不必惡刻更多的事實了，僅僅這幾段輕描淡寫的文字，就足夠說明敵國窮困的境地了。

本不該怎麼窮？

日本是一個有着四千零七十處火山的島國，山頂上噴着火，到處都有冒着熱氣的溫泉，一年四季斷不了新鮮的水菓吃，春天裏燦爛滿目的櫻花開遍了原野，秋天，山上鋪起了密密的紅葉，如果在太平洋頭，生活安定，吃飽了肚子，會覺得很愜意的。

可是戰爭來了，這次的戰爭和過去的幾次戰爭都不相同，過去和中國俄國打仗，都

這固金銀寶物，損失被勝利所補償了。如今不然，目前的戰爭是消耗，日本國力的戰爭，不但時間這樣驚人的拖長着，而且是中國和他對打（從前是挨打被打），日本國內的貧困恐慌，嚴重的威脅着國民大眾，首先就是米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日本的糧食問題和我們的糧食問題不能相提并論；我們是因爲戰時交通工具的缺乏，和少數奸商的囤積操縱以及漲價，日本却是根本缺米。

日本的可耕地僅爲其全部面積的五分之一，每年食米雖然勉強足夠食用，可是像我國這樣大批的糧食就談不上了，這是日本戰時發生糧食問題的原因之一。第二，日本年來爲了裝備戰爭，大量的製造軍火，努力將展軍需工業，農人須納重稅以助工業之發展，因而農業大受影響，農民都認爲種稻不如做工，所以成羣的跑到城市，投入工廠，因而農業的勞動力大感缺乏；此外，就是農民被徵召入伍，調來中國打仗，更使農業勞動力缺乏之現象。目前日本農村裏是下面的現象：一方面是沒有米供給城市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田園荒蕪着沒有人耕種。

能否對外輸入呢？這很容易解答的一個問題，沒有一個國家有餘米可以輸入日本，平常能夠救濟日本糧食恐慌的只有中國、越南、暹羅、緬甸，現在中國和它打仗，日本雖然佔領了不少我們的省分，但都是消費食糧的城市，農村的米他們奪不了去，不

還有許多歐亞北地的運輸，而且中國的農民向來有存米幾糧的習慣，遇見荒亂年頭，這種風氣就更厲害，往昔他們的外表總是窮苦的樣子，可是穀屋子裏或稻草底下藏着大量的穀子，至於於大壘牆中都塞滿糧食，敵人憑甚麼本事可以曬出米來？

至於糧食、暹羅雖然和日本還有貿易的關係，但是在戰爭的氛圍籠罩着全世界的今日，日本對暹羅知道糧食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不會有餘米賣給日本。此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日本是不對外來的糧食，現在它最缺乏的現金，買不起外匯，除去勉強的買進迫不及待的軍用品以外，其餘的輸入是不可能的。

日本解決米的問題只有一個方法，這種方法最妙、最簡單，而且也最經濟，就是減少米消費。在政府請出種種方法鼓勵人民縮食。說吃飽了不衛生，好像穿鞋子夾腳，腳趾痛痛的。飯碗多了是給胃找麻煩的。可是日本入平時就夠節食的了，他們從來不覺得有人說吃飽飯來兩三大碗。一般的說，他們最多吃兩小碗，到飯館裏去吃飯，也沒有什麼特別過量的任情大吃。比如我們是吃幾碗就算幾碗的錢，如果吃客飯也是管飽的。日本自該節儉不然，他們把客飯稱定食，你進去吃飯，店員就給你端一碗米飯和兩小盤菜，店員把菜放到飯的上面，例如一條小魚、一塊鹹菜等等，用一隻盤子扣起來，放在你面前。

日本人真是生來就食量不大嗎？他們的胃口不需要更多的食物麼？說起來是很可笑的，但絕不是我故意的作弄他們，讓我說個故事來證明日本人食量的大小吧！在東京我精了一位日本人教日語，他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因為沒有正式的职业，僅以投稿賣文爲生，教我日語的代價是每月十圓，除星期日外，每日上課兩小時，在我認爲已經夠苦了，他住在距離市內二十里以外的鄉間，每天來往京費需要一角四分錢，一個月從我這裏得到的純薪也不過是五塊多錢吧，這樣我就每個星期六請他吃一頓中國飯，呵！吃的真不少，一碗肉絲麵，十個水餃，還有四個包子，這種數量在日本人說來是可怕的，第一次這樣吃的時候，我很擔心，生怕他吃病了，同時又覺得好笑，可是主人怎能禁止客人多吃呢？而且對於我們中國人說，這些東西并不算多。可是平常日本人看到我們吃這樣多的東西時，他們是怎樣表示驚訝呀！後來我才明白，他們并不是真的恥笑，而是流着口水的羨慕呀！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政府鼓勵國民減食，以解決其日趨嚴重的米的恐慌，無怪他們大談國民體格之日趨衰弱了。儘管東京的風景幽美，溫泉奔流，餓着肚皮的日本人已經顧不到那些了。

帝國主義是費錢的勾當

「一會聽見一個日本人驕傲的（但有些逼鐘的）說出，偽「滿洲國」的新京（長春）
（譯者）之對於東京，將要如亞歷山大號之於羅馬。這實在是有些不祥的比擬。

帝國之主義是費錢的。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曾經本粗利大的幹下去，結果也發現出這一不幸的真理。估計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全部化費，是很困難的，但有一個很好的對照，便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會花去二十萬萬日元，而專變以後的花費，則每年至少為五萬萬日元（即一萬三千五百萬美元）。但這並不是說所有這些錢都歸於損失之列，日本從偽「滿洲國」內也可以取償一些來，例如滿鐵的利潤，僑民的匯款，以及出口貿易等。據遠東問題專家畢深先生（T. A. Benson）所估計，在溥儀一個年度裏，一九三六年日本在偽「滿洲國」花去了七一六・四一六・〇〇〇日元，而從偽「滿洲國」取回之數則為四六八・四〇〇・〇〇〇日元——總損失為二四八・〇一六・〇〇〇日元。但這二數目並不包括關東軍的用費在內，關東軍每年至少還要另外花去二萬萬日元。——」

自亞洲內幕第八章

從七七事變後到現在，敵國耗費的金額逐年增加，如直接用於戰爭的所謂事變臨時費
和十三年度（民二十七年）為六十萬萬九千一百萬日元，十四年度（民二十八年）增至
八萬六千四百餘萬日元，十五年度（民二十九年）為七十七萬萬六千七百萬日元，對

自開戰以來至本年（民三十年）三月底止，戰費總額已達百七十四萬萬六千四百餘萬日元，如果加上昭和十六年度的戰費，已達二百一十三萬萬四千四百餘萬日元，連同一般會計預算共為四百七十萬萬三千五百餘萬日元。平均每一國民須負擔六百七十餘日元的巨額。

日本的國債，由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前的六十萬萬日元起，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止，為一百零五萬萬日元，現在的公債總額約為三百萬萬日元了。東京二、二六事變前的歲相高橋是清說公債百億可以亡國，現在已經達到亡國三倍的數字了，其影響日本的國運之嚴重可想而知了。

消耗了這樣巨量的金錢，背負了這樣多額債務的日本帝國主義，現在並沒有打出個什麼頭緒來，不但沒有一點結束戰爭的希望，甚至可以說真正的大戰還沒有開始。真正的大戰是什麼？我指的對付中國的反攻，和日蘇日美之戰。四年來的戰爭還祇是未來戰爭的準備工作，因為敵人發動侵華戰爭的目的在於征服中國，統治東亞，如今中國并未屈服，他剛剛準備開始復興，他的戰鬥意志和戰鬥力量正在逐日的生長，這不是敵人已經賠本了嗎？它耗費了巨額金錢，損失了龐大的兵力，結果反而培植起一個強大的敵人。日本軍部的苦惱就在這裏。

日本目前最缺乏現金，因為出口貿易低減到難以想像的地步。這是日本已陷于窮途

末路的具體表現，也是日本難得翻身的最大原因。自然，資源貧乏的日本，平時完全用輸出工業品以換取外匯，輸入工業原料軍火等，如今他的工廠都忙着生產機關槍、大砲，做爲消費品的生產部門幾乎都停止了，日本國內的人民還買不到衣料，穿不上鞋子，拿甚麼去輸出呢？現金既然沒有，這就影響到他從國外購買基本原料和作戰工具了，日本從美國輸入軍火，一向都需現金支付，偽幣、軍用票、老頭票祇能在國內瞎混，在國際貿易上是沒有資格的。

然而真正的戰爭還未開始，日本究竟拿甚麼來對付更嚴重更艱苦的中國反攻和日蘇日美的戰爭呢？暮日業已西沉，迷夢該要粉碎了。

萎靡不振的民氣

一般的講來，日本人是愛國的，忠君的思想還強烈的支配着他們，例如在第二章所舉的例子：一個農夫發現了自己兒子的名字和昭和天皇的名字雷同，立刻舉家自殺，他們認爲天皇不但就是國家，而且是神，它是尊嚴不可侵犯的，對於天皇的不敬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國家的叛徒，叛徒不待法律處置，他們往往都是自動自願的自殺。像這種愛國精神，如果沒有外來的災難，日本國內很難發生民衆革命，推翻天皇統治的事件。

日本從立國以來，除明治天皇稍具威權外，各個時代的天皇都被過去的將軍、大名、後來的軍部當成傀儡，做爲統治日本的工具，可是他們向來沒有廢立天皇的企圖，這種歷史的奇蹟，一方面說明日本軍人統治日本政治的手段之高明，和他們利用天皇的技術之巧妙，同時也種下了日本國民先天的傳統思想之因子。

但思想究竟受客觀環境的支配，無論如何它是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日本的天皇儘管享受了日本國民之善意的擁護，享受了無比特權，他的皇位處極尊嚴的象徵，可是他總歸是已極疲倦了，由於戰爭加於他體的負擔導致身體頹廢了！不是他們的腸胃和心經受了甚麼「邪說」或付諸主權的宣傳，而是他何啻哈囉母的肚皮派受着戰爭了，婦女稱本是不想會敬天皇，也不是不愛她們的國家，但是也更愛她們的丈夫，他倆的兒子；因爲祇有她的丈夫或她的兒子才能得給她們全家的生活費，讓她們吃飯穿衣，至於她們所織掛維謹所愛戴着的天皇呢？沒有給她們甚麼，除去從中國帶回的尸灰以外，還有，就是孤兒和寡婦的命運了。

自謂日本國內充塞着厭惡悲觀的空氣，人民的精神萎靡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在「The East」一週週雜各的「日本」一文中，有這樣一段的記述：

許許多多的證據可以說明日本人民在精神上已戰敗了，在練習燈火管制的時候，

市民們反而在公園與街頭聚集着，欣賞螢火蟲、打蚊子、曬涼蓆、談天。這本來就是該情說愛，這都是這個在戰時的國家的精神總動員領袖們所頭痛的事。警察們已經無法管理這京郡六百萬的人口，市民們都不高興呆在屋子裏，他們也不高興去參加防空演習。除非有時覺得這些玩意兒還新穎。要不然便是因為被迫着充當消防隊的一員，纔不得不去應付。普遍他們都是聚在一起，一邊袖手旁觀這演習，一邊咒咀着物品的缺乏與消費的艱難。

日本人民對於精神動員這件事已不感覺興趣。這與他們擔在面前的生活或是死在他們手中的哀怨是全然無關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生活指數的高漲，計口配給的制度，如士兵中間日益增加的疫病與死亡。此外，便只有政府對於「中日事件」所採取的微妙政策；以及日本和列強——尤其是美國——之間的關係。假若還還不轉，那還還有所謂「思想警察」對於人民的迫害——迫害得幾乎到了人民生命財產均毫無保障的地步。

日本國民是可憐的，因為他們深深的沈浸於傳統思想的毒液中；他們的生活發毫無結果的戰爭所毀滅，他們的精神被五花八門的把戲所沮喪，他們的思想被法規、無形的繩索所纏繞，他們鑽到軍火倉庫裏去做苦工，拋棄了妻子父母，離開了故鄉田園，來到屍體積陳的戰場，四年來他們得到的是甚麼呢？他們沒有高遠的哲學理想，沒有科學的

人生觀，沒有美妙的幻想，生活在這種沒有希望的現實中，如果貧困緊緊的壓榨着他，而他們惟一信仰的天皇又是那麼神聖不可侵犯，不但眼睛看不到，口裏都不能喊，自然更不能伸給他們溫存的手，那麼可憐的人們將用甚麼來安慰自己呢？

他們現在是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頹廢、懊喪與悲哀充塞着他們的心胸，絕望與空虛鞭打着他們的靈魂。自然，他們還有閒情逸緻的到街上去聽取那種反復騙人的無線電廣播麼？他們聽到嗚咽的哀曲，會感到自己生命的可悲，感到日本的末日降臨，爲甚麼呢？因爲一切都是空虛的，絕望的！

雖然這樣，日本的警察還是嚴格的執行着他們的職務，細心的注視着人民的行動，銳敏的竊聽他們的言論。因爲政府不放心，怕人民由於生活的痛苦而有反戰的行爲。在所有的住宅區，各種集會，團體都佈滿了密探，在火車上火車站都擠進偵探去，態度和譎，假充旅客嚮導，以謀和民衆接近。

政府下許民衆知道日本國外的消息，把日本自行封鎖起來，和外面世界隔離，短波無線電機，能接到菲律賓或中國電台的，都被嚴格的禁止了，爲的是怕民衆從外面聽到關於戰爭或國際形勢的真正消息。

「日本的警察，正在致力於他們所謂的「思想統制」，已有成千累萬的男女被捕，

他們所得的罪狀，并不是夾帶軍火或攜帶不合法的政治書籍，乃是因爲他們具有「危險思想」——亞洲內幕。

上面這一段文字，是說明日本民衆中另一種由苦悶而發生的現象，這些人或有行動或僅有「危險思想」，但是精神上可以說都有了寄託，起碼他們覺悟到日本民族除去毀滅於無結果的戰爭以外，還有一個光明的前途，這個前途便是改建日本停止戰爭，放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歸還中國所有的土地。因爲佔領中國的領土是賠錢的、浪費的，佔領地越廣大他們的負擔越大，而生活也就越變得困難，所以解救日本國民的痛苦和避免國家覆亡的唯一道路，只有由這種「危險思想」所想出的主張可以達到。

自然，日本政府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這種主張，軍人是和財閥們鬥氣，求在政治上永遠佔着第一把交椅，賠本費錢有甚麼關係呢？反正他們不是生產者，不耕地也不做工，當炮灰有的是老百姓，也許軍閥們於焦頭爛額之餘，不願意長期的打下去了，然而他感覺既經發動之後，便必須打出個結果來——生或死，現在他所咬下來的這一端口東西太大了，嚥不下去，也不肯吐出來，只有等待中毒身死了。

日本政府一邊對着萎靡不振的民衆打氣，一邊防範「危險思想」的傳播，同時還要調和或支援着各集團對立摩擦的利害，從侵華戰爭發生後，日本所有經常的內閣倒台

——現今已有七次之多——日本已經走向危險的十字街頭，誰也沒有羅丹妙藥來拯救垂危的帝國命運。

在我國作戰的日本士兵呢？他們還願意繼續的打下去嗎？「算了吧！」他們這樣想，「打了四年多的仗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傷的傷，亡的亡，弄的父離子別，妻子不能相見。家庭的生計一天天的困難起來，呵，呵！到底打個甚麼勁呢？叫我們都戰死在中國嗎？……」

日本的士兵不許自己的和家裏通信，怕他們說出自己的痛苦和負傷，引得家人更埋怨起軍閥，咒罵戰爭。他們給家裏寄信一概由司令部統籌辦理，用複寫紙寫好大量內容相同的詞句，什麼在中國生活快樂啦，身體健康啦，或者已經升官發跡啦等等偽造的話語，然後發給士兵，叫他們簽名照抄，再轉到軍部代發。由這種情形看來，可以判知日本士兵的作戰情緒是如何低落了。戰鬥力越發在堅強的意志與熱情上面，失去作戰意志，失去鬥爭熱情的骷髏，還能完成軍部的軍事計劃和解決「中國事件」的任務嗎？

這是賭國運的戰爭，也是生死的決鬥，不是生存便是死亡，如果我們已經看準它從戰爭中得不到生存，那便是死亡了。

六、內閣短命與破產外交

在日本陸軍的小冊子中，常常寫着這樣苦悶而悲哀的句子：「日本現在正處於它的命運的十字路口上」。這充分證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遭遇的生死難關無法渡過；就是說：它咬進口的這一大塊肥肉到底怎麼辦呢？喉管明顯是塞不進去，牙齒又難得咀嚼，自然，它也不肯再吞把香得醉人的肉糜吐出來，然而它却快要中毒身死了！這便是日本所處的「命運的十字路口上」之真實的意義吧！

從盧溝橋事變到第二近衛內閣

日本的政治問題，就是對華問題。他的政治理想是征服中國，建立「東亞共榮圈」，外交政策的基礎自然也建立於這個原則之上，他的企圖是掃除英美蘇聯的權益，日本成爲太平洋上的霸主。但是和他在侵華戰爭中所遭遇的難關一樣，他的理想終究是夢幻，距離現實總是那麼遙遠。這就是內閣總理和外交家們扮演短命的悲劇之原因了。從侵華戰爭開始到自願止，日本的內閣已經更迭七次了；一九三七年六月間，近衛文相上台以後，緊接着就挑起了盧溝橋的戰火，但是近衛的官運僅僅走了一年半，軍部就把他擯下

台來，因為他雖然乖乖的接受了軍部對華作戰的主張，可是並沒有使得日本的外交收到絲毫的成功，英國美國沒有被「皇軍」的淫威所嚇住，相反的，他們却被中國英勇抗戰的奇蹟所驚醒了。英美的政府和政治家們過去一向不相信我們會支持抗戰到那麼久，武漢失陷後，他們就以爲中國該到了屈服的時候了，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做，我們的領袖告訴敵人和友邦說：「我們繼續抗戰，一直到最後勝利爲止」，同時昭告全國國民，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奮起抗戰，收復我們每一寸的領土。

日本軍閥雖然希望一意孤行，幻想完全利用「皇軍」達到其征服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色厲內荏，自己的力量有限，明明是沒有把握，所以表面上雖然蔑視文治派對英美的談判、妥協的作風，但骨子裏却也幻想投機取巧，所以每當軍事受阻，談判不利時，就大發雷霆，咆哮着叫內閣改組，開員滾蛋，近衛就在這樣的背景中結束了第一任總理大臣的生命。

接着近衛組閣的是平沼騏一郎，照理說他應該做出點成績來，才不辜負軍部捧他上臺的好意，想不到平沼更是一個倒楣鬼，爲了調整外交，使日本逃出孤立的冷宮，弄的他精疲力竭，可是依然是有辱「軍命」，沒有半點成效，剛剛半年的工夫，世界上却發生了一樁叫他不敢相信的驚天事件，代表着兩種絕對不相容的主義，沒有被人想像過能夠妥協的兩個

巨人的手撈起來了，這便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柏林成功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由於這一驚人事件的出現，歐洲顯然要發生巨變了，於是軍部的神經更緊張起來，它開始做着另外一個美麗的夢。可是中國偏不給它作臉，拚命的拖住它的雙腳不能拔出一隻，軍部又暴怒了；但是它向誰發氣呢？向我們發氣嗎？「皇軍」對華的攻勢得不到任何進展，掃蕩游擊隊的結果只是喪失了更多的兵力。它只有回過頭去和內閣翻臉，拆平沼驥一郎的台。

總平沼而起的阿部儀行，他屬於陸軍宇垣系，自然可以說是軍部的得意傑作，壽命應該長久一點吧，然而他却是個短命鬼，僅僅四個月，內閣就解體了。那時歐洲已經爆發了戰爭，波蘭被希特勒和史大林給瓜分了，英法對德宣戰了。日本眼看着德國氣餒萬丈，大有席捲歐洲之勢，由羨慕而怒火中燒，「中國事件」解決不了，還是反過去開內閣的刀，於是阿部內閣就這樣名譽的結束了。

至於米內光政內閣的命運，也是夠悲慘的，這一時期軍部既不能重建「武功」，外交上卻保存不使獨立嘗閱。滿清軍部刺激更大的，就是德國在歐洲戰局順利的進展，一直到法門的覆滅，演出歷史的奇蹟。向來以投機取巧爲能事的日本軍閥，在這種國際局勢急轉直下的場合，覺得非改變作風不可，弄得軍部手忙腳亂，踉倒了米內光政內閣，簡

虛構也找不出可意的人物來演這齣理想的風頭劇。

到底近衛又被擠上了台。他之二次出山，總算軍部眼裏有他，而他也就顯該觀衆難得的表演一套了。第二近衛內閣最得意的作品有兩部，第一部是要求英國封鎖滇緬鐵路的成功，第二部便是加入總戰軸心。

但是封鎖滇緬路的结果，不但沒有迫使中國屈服，反而更暴露了他的窮途末路，中國把滇緬的封鎖渡過後，不但博得友邦的熱誠贊同與無上的讚揚，換着起來的是更多的秘密。

細心細過以後，日本除去取得盟弟的贊成以外，實際的收穫是甚麼？連近衛自己不能不承認，一點好處也沒有得到。希特勒正在武漢亭議的時候，替不了盟弟那麼多的閒事。日本也祇能幻想乘英國和德國在大西洋上打得火熱的當口，他可以在遠東更自由的活動一下，但這種希望到底又變成了泡影，英國沒有被德國打倒，還有足夠的力量顯到太平洋，而且更加強了遠東的防務；此外，連美國注意力也吸引了來，他們兩個國家反而携起手來防禦着共同的敵人了。

近衛在重重打擊之下，簡直自然落到極點，我相信他的表情就像想了剛做過惡夢的樣子，搖搖了約幾上捧着眼淚或者新托托的鼻子。他竭力想做出點成績，以換救自

己的疆土，於是外相松岡洋佑就跨上西伯利亞的專奔到莫斯科去找史大林，他想這不但可以向盟兄希特勒撒嬌，也可以嚇一嚇英美。誰料福不雙至，禍不單行，正是爲了日蘇協定才送掉第二近衛內閣的老命；西來等日本得到日蘇協定絲毫的好處，希特勒已經對着德許目的朋友史大林放着不朝拜了，對於惡盡的日本人，這又該是「毒天霹靂吧！」此起希特勒來，日本的軍人可說是笨得像豬，風頭沒有出好，結果又抹了一鼻子灰。

第三近衛內閣的任務

第二近衛內閣，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又被軍部趕下台來，最主要的理由自然是外交路線走不通。松岡自隨近衛登台一年以來，奮力奔走的結果，做出兩件劃時代的偉大成績。第一件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締結的三國同盟，第二件便是本年四月十三日簽訂的日中立條約。然而，三國同盟的義務，日本并未能履行，它始終不敢在南太平洋和英美開火，希特勒自然看破了它的弱點，罵它沒有出息，緊接着松岡的第二部傑作完成之後，德蘇戰爭就爆發了。日本拚命的奉做盟兄，一心想做希特勒的尾巴，可惜就是這一點可憐的願望它都達不到，連尾巴的資格也配不上，希特勒隨便一轉身就會把它摔開，害得松岡滿地打轉，頭昏眼花。這種情形是軍部最難忍受的，眼看着希特勒在歐洲大整

上羅武揚威，轉眼又向着莫斯科殺去，而自己却陷在中國放不出腿來，自然會怒火中燒。可憐松岡在克里姆林宮和史大林擁抱的溫情記憶猶新，如今却不能不悄然溜開了。

近衛內閣倒後，顧頤成章的應由軍人繼續戰時內閣，以便參戰，但到重臣層考慮人選時，終感覺力量實在不夠，還必須找一個中間人物來拖，而想來想去沒有適當的人物。依然落到近衛頭上，這也可以說明日本無人的可憐相了。

第三近衛內閣的基本任務是備戰，從閣僚的人選中有三個特點可以指出：第一、軍事的氣息特別重，十四個閣員有七個是軍人，是軍人佔了半數；第二、十四個閣員中有十二個是前閣的舊人，可見這番倒閣是專為刷去松岡，因為它發了一個倒閣的蘇日中立條約。代替松岡的新任外相豐田貞次郎，是一位海軍大將，這說明第三近衛內閣的任務，是南進北進并重；第三、全閣無一政黨人物，表示軍事法西斯的深化。

日本到底是一隻紙老虎，第三近衛內閣雖然擺好了南進北進的陣容，裝出躍躍欲試的姿式，可是它并不敢發難，為甚麼呢？實力限制了它；北進攻蘇固然是如飢如渴的期待着，但是在中國戰場上掙扎了四年多，弄到精疲力竭的軍隊，怎麼能夠拔得出腿？過去他曾以反蘇先鋒自居，如今却又不能不眼巴巴的看着盟兄希特勒大顯身手了。日本軍閥只有心裡難過，胸口內燃燒着嫉妒的火簇。南進麼？這次海軍的強硬派得在近衛內閣

中和陸軍平分春色，本來就是表示要南進和英美挑戰的，但是日本的海軍和英美比起來，等於小蝦之於大魚，它根本不致和人家較量，不替海軍強硬派怎樣心裏發火，到底是肯捨命，體面固然要爭，老命也不能不顧。

倒幕的近衛，鼓着丟臉的豐田，從他們的備戰內閣出現以後，不是他們真的有甚麼動作，而是更惡劣的環境開始形成了；美國和英國對於第三近衛內閣的答覆，首先就是封住它的資金；羅斯福總統過去對於日本的態度本來是模糊的，可是由於第二近衛組閣後進佔越南的結果，惹得他說出「美國已經真正覺醒」的話來，他清楚的認識了下面的一個戰勝哲學：必須民主國家一致合作，才能戰勝侵略者；只有援助為民主自由而抗戰的被侵略國家，才能恢復世界和平。於是美國就毅然決定了幾個勇敢的手段，第一是援助蘇聯軍火，第二是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協助中國抗戰，第三，禁止汽油運日，第四便是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共同宣言。此外，反侵略者的英蘇成立了同盟，英國宣布了廢棄英日商約，荷印也正式的禁止了汽油輸日。

紙老虎究竟是紙老虎，面對着這樣險惡的環境，除去利用卑怯的維琪政府進兵越南以外，第三近衛內閣并不能施展他的懷抱，眼看着美國的汽油經過他的大門口運往海峽威遠阿拉斯科，中國也在源源的得到美國軍火的供給，這明明是羅斯福欲意氣他，但

強中乾，山窮水盡的日本，除去忍氣吞聲，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厚顏無恥的向羅斯福哀求饒了。於是近衛文磨悄悄的寫了一封祕密函信交給駐美大使野村轉達羅總統，要求美國和他妥協，共同解決美日兩國間一切未決問題。

轟動全世界的日美談話，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開始了，談話的內容大約不出下面的範圍：

(一)恢復日美商務；(二)緩和封存資金命令；(三)放棄A B C D (美、英、中國、荷印)國家之包圍；(四)對援華及運往海參崴之物資加以確切之限制。

日本自侵華戰爭以來，經濟的衰退與財政的破產，本來就夠他忍受的了，如今在國際上遭遇到這種包圍封鎖的襲擊，真是臨到了生死的最後關頭。在九月號的日本經濟新報中，有一篇紺野忠二的論文，對於日本的經濟做了一個大胆的檢討，他於逐項分析後的結語說：「此即最近日本急欲與英美妥協之原因」。現在我們為明白日本經濟危機的深處，不妨將該氏論文轉錄下來：

(甲)日本戰時經濟之最大困難

當前日本戰時經濟所遭遇之最大而又最困難之問題有二：

第一為運用何種方策，防止惡性通貨膨脹，以維持低物價而確保最低限度之國民生活

故應有方法以增加生產。

日本在戰四年，驅使數百萬富於工作力之壯丁，遠至大陸，因此國內勞工之缺乏，農產以及其他物資之生產，隨之降低，此為周知之事實。

英美共同對日經濟封鎖，因其嚴厲禁運軍需資材與原料資源之進口，均告杜絕，亦為物資不足之一大原因，加以公定價格之實施，利潤受極端限制，有時甚至虧本。

工商業者，因此心灰意冷，不肯努力經營，致生產減少之現象日益加深，總之，隨物資不足之激化，供不應求，價愈高漲，因歷年來龐大財政之惡果，而發生之通貨膨脹，成為刺激購買力，乃傾注於有限之物資上，於是競相囤積，黑市橫行，適從

而提高物價，而此種情勢，為毫無空懸之惡性通貨膨脹，故欲解決物價與增加生產

問題，須先檢討財政通貨物價生產等之連鎖情形。

(乙) 赤字財政之變態加劇

目前，舉世各國之盛行龐大赤字財政，莫非全國動盪於軍備與生產之擴充者，不獨日本為然，惟日本須一面從事大規模之侵略戰，消耗鉅款入防物力，一面又須確立

大東亞共榮圈，支付鉅額大陸建設資金，就日本歲出總預算而論，昭和六年，僅十

四億七千七百萬元，十一年後之本年度，一躍而為百二十八億七千五百萬元。激增八倍兩分，軍費一項，昭和六年度僅四億五千五百萬元，本年度為八千九百九十七萬圓，多至十七倍強。軍費在總預算中所佔的比重，昭和六年度不過百分之三〇。八，而中日事變勃發之昭和十二年度上升為百分之七三。三，本年度受國際情勢緊張之反映，仍佔百分之六七，此可知日本戰時財政之本質與當前國難之嚴重。

(五) 通貨增發之顯著

前述之膨脹財政，苟其財源係取給於租稅，通貨膨脹，尙不至發生，今大率須仰給於內國公債，則戰時經濟之成爲通貨膨脹者，爲必然之趨勢，蓋戰費若能用租稅支付，軍需品在市場銷售後，其所得之貨幣，政府用租稅方式徵收，則不致打破通貨與財政之均衡，惟戰費須仰給於公債之日本戰時經濟，則縱令生產之軍需品已歸消滅，而購買力則依然遺留於市場之上。

日本銀行之發行額，戰前之昭和十二年六月，僅一四〇五百萬圓，同年底，增至一九三六百萬圓，十三年底，二二三四百萬圓，十四年底，三一〇四百萬圓，十五年底，四〇八八百萬圓，本年七月底，又增至四三三二百萬圓，朝鮮台灣兩銀行，原係以日銀券爲發行準備金，繳存日銀庫內，爲數在四億圓以上，今已改爲該兩行之

存款，日銀能以之流通市面，不再貯藏，故此半年中，增加之通貨，實際將近七億圓，可謂為加速度增加，而再加上鮮銀券五億圓（十二年底七千萬圓），台銀券約兩億，偽滿中央十億餘，蒙疆券一億餘，聯銀券約八億圓，儲備券約八千萬圓，及秘不公佈之票發行額等，如此濫肆發行，日圓集團內之物價，何得不繼續高漲。

(三) 公債消化鈍化總數突破三百三十億圓

日本之經濟力，因連年實施龐大財政，消耗甚鉅，國債消化力日漸鈍化，此可從日銀承受國債內未消化數之累增中窺知一斑，十二年日銀庫內公債僅一〇九三百萬圓，至去年底漸增至三六三三百萬圓，本年七月底又增為四〇七四百萬圓，國債消化遲鈍，政府令日銀墊付承受，作為政府資金，隨時移用，遂引起通貨之膨脹，大藏省自戰事爆發以來，即以國債消化為目標，實施種種方策，獎勵儲蓄，終以民力有限，不能順利推行，消化依然不良，本年度歲出預算，一般會計為六八六千萬圓，追加預算一七三三萬圓，又軍需第一次追加四八八千萬圓，除去重複數二七千萬圓，尚達一三二億圓之鉅，比去年度多三一七千萬圓，約增百分之三二，本年度歲出增加三一七千萬圓，租稅收入經常臨時合計，比去年只多五二六百萬圓，何異杯水車薪，結果本年度歲入不足數，除去年度結存之八千萬圓外，一般會計尚短四九七

五百萬圓，合計須仰給於公債者，共七九八千萬圓，此外尚有特別會計五九四百萬圓，亦須取自公債。總計本年度公債發行額，將達八五七四百萬圓之鉅。蓋非較去年增發二五四五百萬圓，已不夠彌補。

國債消化率，以十四年上期最高為百分之一〇四·六，隨後逐漸下瀉，雖有起伏，仍不能恢復原狀，本年第一季發行公債一五八二百萬圓，政府用跡逆強迫之方法，已全數銷出，第二季發行二〇二一百萬圓，僅銷一九〇〇百萬圓，又稍回跌，故鉅額公債，能否全數銷售，殊成問題，財政當局於焦急之餘，不得不將陸軍年金亦改付國債，且擬於明年大事增稅，以救尊重公債之弊。

故高橋藏相曾作公債百億圓足以亡國之警語，以告日本民衆，藤井藏相亦因公債將近百億圓，為健全財政，於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奮鬥而死，距今不足五年，公債已突破三百三十億圓（七月末三百二十九億三千五百六十一萬圓，遵本月所發者，已超過三百三十億），如高橋藤井兩氏尚在人世，當不勝今昔之感。昭和六年末內外合計，僅六一八七百萬圓，從明治初年起，六十餘年間，僅累積此數，而昭和六年末至現在，僅九年七個月，竟增二五九億圓，日本財政之困難情形，於此暴露。

（戊）生產通貨物價等之乖離

戰時日本經濟，因堆發國債，引起通貨膨脹，已如上述，故雖有公定價格之規定，有名無實，物價廣漲上漲，毫無止境，日英美實施經濟封鎖，軍需資材與原料之進口，均瀕於杜絕，物資之缺乏，愈趨深刻。

年來高唱獨立東亞自足經濟，然欲所需資源，能取鑿於其所謂其範圍內，至少須費幾百億之資本與數十年之歲月，且亦緩不救急，如對泰越，即決不如對中日鋼鐵石炭自給自足計劃之簡單，此物價問題解決困難之潛在因素也，在此國外貿易，業經封鎖，國內存貨，復漸減少之際，一切經濟活動，非求諸國內生產不可，生產活動力之大小，實與左右目前日本財政金融物價等之力量，然則日本之生產力如何，如以戰事勃發前夜昭和十二年六月之工業生產物價通貨等為基數二百，至本年一月，通貨已增至二五三，物價已增至一三一、六〇，獨工業生產力，在昭和十四年，僅增百分之一、八，餘均降抵，尤以十四年八月至次年二月為最甚，此蓋因戰事消耗人力物力兩感匱乏之影響，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非良工善策所得補救，所可能者減低消費財，而集中全力於軍需生產耳。

數年來日本生產之特徵，即消費財減少，生產財增加，至十四年八月以後，生產財亦呈漸減趨勢，例如棉紗一項，以十四年八月之九二、〇為最高，翌年二月，降至

七四、二，至八月回升為七四、八，鋼鐵機械電氣等生產財，亦以十四年八月之二九六、七為最高點，翌年二月降為二七七、九，八月回升至二九八、二，幾回復十四年八月之水準，他若煤粉、曹達、硫酸、阿摩尼亞、礦業等，無不逐月減低，當局深恐暴露窘態，自去年九月以後，即停止發表生產統計，其真實情形，無從確知，惟生產數與勞工數及其工作時間，成立比例，故可利用統計局之勞動統計，求間接證明，就勞工數言，本年三月以前，較去年十二月為少，四五月較增，去年五月為一四九、三（大正十五年為一〇〇），今年五月增為一五二、八，就工作總時間言，本年一月為一一六（十二年七月為一〇〇），今年三月以後稍有增加，然日本近年來因壯丁缺乏，新添之勞工幾全屬童工，效率每况愈下，決不能增加生產，故雖當局力謀增加生產，終鮮實效，今英美嚴厲禁運，原料進口更難，想即最近日本急欲與英美妥協之原因也。

物稀價貴，為古今中外不易之原則，非人為所能變更，故日政府雖用嚴刑峻法，規定價格，亦毫無效果，致品質低下，黑市橫行，日銀統計之批發物價，雖僅一三一、六，實際上與通貨之膨脹率相同，約在二倍以上，維持低物價為各內閣之一貫政綱，其最要措置，即採用公定價制，然其缺點甚多，既不能將一切物價加以公定，

且因時日推移，構成成本之原料工資，無不騰貴，昨日之公定價格，到今日便不合用，使工商受損，其彌補方法，即支付鉅額補助費，始得保持小康狀態，十二年一般會計之補助費，僅三三〇百萬圓，本年度已增至八七三〇萬圓，商工省所管補助費完全爲補助商工業，因公定價格較低而受之損失，其增加尤鉅，十二年度僅一百萬圓，本年已增至二三千萬圓，約十四倍餘，俱須由國庫付出，如最近決定之米價，表面稍漲，但實價與政府收買價格間之差額，仍須由國民負擔，如將此補助費算入物價中，則更足驚人，其政策之矛盾支離，尤爲輿論所非議。

(二) 企業利潤之減低

日本戰時生產景氣，原呈上升現象，至十四年達頂點後，即漸趨下減，連三菱經濟調查所之發表，除漂染及少數雜業外，餘若五金、機械、化學、礦業、瓦斯、電氣等無不減低，其原因如下：

- (一) 出品賣價受規定限制，而原料高漲，且無法買進，致出品利益減低。
- (二) 生產設備擴張後，因原料資材缺乏，勞力不足，生產減少。
- (三) 資本膨脹，固定資產增加，而勞力資材不足，陷於半身不遂，故游休設備增多，出品成本亦隨之加多，又東洋經濟新報最近發表之百三十公司，本年上半年之綜合

成績亦太致與去年不相符，較去年七期僅減低少許，此得力於「會社」經理統制令，「因舊有之」會社利益配當令一分派紅利，僅以實收資本為標準，經理統制令，則將各種公積金，即前期結餘，均算為自己資本，進派八厘紅利，各公司為增加自己資本，遂將鉅額之隱積蓄公開，故綜合利率雖較多，實際成績反不如前，今後恐將因原料之缺乏，勞工救濟之減退，游休設備之增加，更陷入困境。

(庚) 股票之慘落

開戰後日本股票暴跌，佔領南京，始稍回升，後因戰事延長，又告下落，迨三戰爆發，再行昂騰，然僅曇花一現，自去年秋季，因國際局勢大變，而又跌落以來，日之經濟活動，受很大阻礙，尤以生產擴充所受之影響為大，不獨證券界，即政府當局，亦積極出而維持，當時曾實施抑制買賣空券，增加保證金等緊急措施，並由證券交易所及保險公司等，出而收買，始稍穩定，至英美宣佈資金凍結令，更形慘淡，戰前二八九圓之新鐵紡，上月末僅值七三圓，日本曹達戰前一〇一圓，現僅值二一圓，惟日本郵船，係由八九圓，跌至八〇圓，如聽其自然，前途不堪設想，總言之，不啻可知，日政府乃於本月十二日，根據動員法第十九條，限制股票價格及股票評價臨時措置勸金，前者由商工大臣指定股票之最低價格，交易及

證券經紀人，不得在規定價格以外買賣或代理買賣，且將由政府無限開放款與協同證券市場收買，至後者則在改正商法財產目錄上所載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決算前一月之平均市價之條文，凡由上期移來之股票，得仍照上期原價，本期購入者，則照進價，以免持有股票之公司，因股票跌價，而受損失，此兩禁令，均為阻止股票價格跌落之治標辦法，決不能使之高漲，蓋股票價格之高低，以經營之良窳為轉移，否則問津無人，買賣無法成立，況國民積蓄之增減，已近飽和點，此有限增加部分，又須先去消化公債，俟有餘力，始能投資證券市場也。

(辛) 飲鳩止渴之金融政策

日本戰時金融政策之使命，在促進公債消化與產業資金之獲得，為增加資金之蓄積，有獎勵儲蓄運動之推行，為使資金發揮更大效能，不致浪費起見，有臨時資金調整法之施行，去年度日本之金融狀態，在此變管齊下之下，初現梗塞現象，因歐戰擴大後，日本顯現通貨膨脹現象，政府不得不採取收縮政策，如強化金融機關放款之統制，停止軍需貨先行付款之辦法，以減少政府資金之放出，市面銀根，因此奇緊，工商業頓感困難，於是又改絃更張，放出存款部資金，增加政府放款，以鬆動金融市場，本年上期稍呈好況，各銀行存款，均有增加，普通銀行之存款增加總

額爲二四二九百萬圓（折款除外），僅較去年下期稍劣，較去年上期則多三三七百萬圓，放款僅增一七三百萬圓，去年上期末爲一一五六百萬圓，下期末爲一一四五百萬圓，相差甚鉅，其停頓原因有三：

（一）銀行資金運用令，放款限制加嚴。

（二）工商業不振，銀行深具戒心，急欲收回舊賬，對新借款，尤取審慎態度。

（三）商品量減少，資金需要亦甚淡。

放款既如此鈍化，而存款之增加，依然甚大。銀行，不得不將餘資，投資於證券，本學上期計增二〇九三百萬圓，較去年同期之九五四百萬圓，下期之八七九百萬圓，均在二倍以上，尤以國債投資爲鉅，計一四五八百萬圓，恰爲去年同期之一倍，公司債之增加，亦在去年上下期二倍以上，計五四四百萬圓，股票投資，則反較去年同期減少近三倍，此因股票跌價，決算時照市折算，與銀行視股票爲異途不肯投資故也。

由上面銀行業之情況觀察，政府對於統制資金以增加公債消化，可謂相當成功，惟供給生產資金，因銀行業之審慎，尙多遺憾，只得令日銀盡此特殊使命，儘量供給，一面探行通貨膨脹政策，以資調劑，故日銀之發行額，已改爲最高額發行，由

財政當局自由決定，當能適合財政與產業界之需求，然此無異飲鴆止渴，不但與低物價政策背道而馳，且將序日本經濟上以無窮隱憂，至於銀行之統制，如銀行合併資金運用等，必將加緊推行，實現所謂金融新體制，今後銀行當完全失却運用資金之自由，公債之攤派恐亦將遲早實現。

至於日美談判的價值和它的必然結果，有眼光的人早就有預見，日本固然是窮途末路窮乞憐，同時也是它投機取巧，詭詐欺騙的勾當，爲的是和緩當時的緊張局面，自己好端端一下。近衛玩的這套把戲，我願藉大公報九月一日的社評「近衛的書翰值什麼東西」一文，說明他的內幕：

「日來東京和各國通訊社喧鬧着所謂近衛致美總統羅斯福書翰（法律上是私翰）的消息，彷彿成爲國際上一重大事件的樣子。其實把這私翰裏面的卑劣心理揭穿出來，真不值識者一哂。以羅斯福總統的英明，實不應該對近衛言不由衷的廢話予以重視。

姑且不問所謂近衛書翰的內容，單就日本所謂「書翰」這方式而言，已經不值一顧。在他國負責任有魄力的政治家的一封信翰一個宣言，有時也許比正式外交公文還來得有力而且生效，但在日本却大大不然，恰恰相反。日本政府對於真想辦真能辦的問題，向來必出以合法手續的正式提議，而那也多半靠不住的，至於私翰一類偷偷摸摸的花樣，

雖非對於弱國的詭詐，便是對於強國的遮飾；並且替德國在發動新攻勢前，故意擾亂世界注意的烟幕，甚至四面夾攻，要坍台的內閣，想藉對外書翰，做對內的烟幕，企圖苟延政權。這也是被中甸堅決抗戰把日本打得四門無路想出來的無聊新花樣，並且裏面含有毒素。試看第二次近衛內閣末期，去冬受財閥總攻，令春被政黨反噬，外面還有英國「停止南進」的警告，受着盟邦德國「舊派抬頭」的指摘，正在一命垂危的時候，不是鬧過所謂松岡致英外相艾登書翰的一幕滑稽劇嗎？在德國欲為發動春季攻勢以前，命日本放開解戰爭的和平攻勢，「以擾亂並分化美國的注意」，（路透社語）在近衛松岡正想藉此書翰做對內的烟幕，謀苟延政權，不料惹起軍閥及右翼輿論的咆哮，松岡連忙辯解：「係個人意見，並未曾以日外相資格，對任何國遞送調解戰爭的文件」，以為卸責地步。一面竟又反舌無恥在議會聲言「南北一千二百哩東西一千哩的大洋洲，應由白人退出護與日本」，以媚軍閥。在日本所謂書翰的個人意見，在法律上無效，在政治上不負責任，在道德上不妨反舌背信的！因此邱吉爾首相看透了日本的狡猾伎倆，通知松岡：「戰事並無妥協或以談判方式解決之可能！」英國發言人宣稱：「此次戰爭，英國所擬接受唯一結束之途徑，即為最後勝利！」松岡書翰弄巧成拙的一幕醜劇，不料又感為今日所謂近衛書翰的藍本。華盛頓如不健忘，當然會想起這倫敦的往事。據當時華盛頓三月六

日路透電：「此間某評論家稱，關於越南糾紛，英國已多少給予日本以自由處置之方便。」這話應否不敢定，但其後日本確如該電所稱：「乘機在越南攫取更堅定穩固之地位」，即進兵實行佔領全越是也。以松岡在日本為較有魄力的人物，其書翰在泰晤士報認為「松岡此幕確係有誠意的交際」者，（倫敦三月二十日合衆電）不兩日松岡竟否認「曾以日本外相資格對任何國遞送調解戰爭之文件」，不四日，竟在議會發出與其書翰絕對相反，「白人應退出大洋洲交與日本之宣言！何況以軟骨的「無腸公子」近衛，對於他的書翰，若有人對任何地方「多少給予日本以自由處置之方便」，恐怕進兵佔領全越的暴舉，不久真會在松岡要求的大洋洲實現！而彼時所再宣言者，就會是「八紘一宇」「備皇道於世界」了！其書翰裏，無論說些什麼，在日本仍舊是：「法律上無效」，「政治上無責任」，「道德上可反舌」，不是有過最近的確證實例了嗎？

再就近衛本人無信的怪格，和他在日本今日沒落的地位看，他的所謂書翰，的確還比不上松岡。松岡雖反覆有流氓氣，總算敢作敢為的一個。近衛呢？他的性格，軟弱圓滑，八面討好，輕諾寡信，一事無成，在日本已有定評。尤其他不獨無「責任心」，並且無「責任感」；所以只是軍閥最好玩弄的傀儡，而毫沒有政治道德和人格。不必問他對外國如何？姑且看他對本國如何？他在政治上的主張言論，向來可以毫不免現；而內閣總

職的職位，總想保持。第一次近衛內閣未滿，拿起責難他，闖出大禍而無法收拾。本來站不住了，而他却想戀棧，忽然發出「近衛聲明」的新花樣，想藉此再幹一下，不料被我委員長嚴詞駁斥，遂被罵倒。與他的辭職理由，毫無責任感，不肯認過，反而說什麼「適應新情勢，須有新準備，所以辭職，以一新人心」。弄得全日本人莫得其解，恐怕全世界任何人也莫明其妙。第二次組閣當初，大吹其牛：「政治不為由軍部操縱，要求總統與政治統一調整」，要「實行新體制，完成國民再組織」，要「脫離依存英美，完成自給自足的國防關係」。信口開河言不由衷的胡說一氣，試問除開他宣言：「不許日本有一人得以飽食暖衣」一語確已做到之外，那一樣兌現呢？而他依舊「居之不疑」的做他的內閣總理！所以日本輿論攻擊他：「遇有政潮，常假加強內閣為名，犧牲他人，保全自己」，幾乎閣員人人可換，而首相彷彿不必負責的。追問日本政治的軌道何在？責任何在？而他充耳不聞，厚顏戀棧如故。真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愛之」。他對他的「天皇」，對同僚，對國民，已經是如此，難道對於外國的總統，反而會忽然負起政治責任，守住政治道德嗎？我想羅斯福總統，也會和我們委員長一樣看得明白，拿得堅定，對於這種日本特產的政治騙子，外交偷摸，只有予以嚴正開斥，踢他滾蛋！

近衛在日本的地位，本報曾經道破：以日本歷史上美稱爲爾元勳內閣的總理伊藤博文

文和桂太郎，皆以戰勝的勳望，組過三次內閣；但到第三任，伊藤不五月瀕倒，桂不三月而倒。所謂「得意不可再往」，乃人心厭倦之故。何況失敗又失敗，眼看由他手裏要把帝國日本發送的近衛，再來已是不值一文錢。何況貪戀政權到三次，內則政治已成泥淖，經濟臨到破產，外則戰爭久陷泥沼，外交已入絕境，固然可歎日本無人，近衛更不末了！今忽想把已失敗的松岡書翰易名再版，圖擾亂內外耳目，延長內閣餘命，不妄做夢嗎？我想清醒的羅斯福總統，決不會和夢游病者說夢話！

根本問題，我們不要爲「心理上惰性的錯覺」所誤。平時的建築物，也許要幾十年纔會腐朽倒坍，但若那建築物，上面落了炸彈，下面有了地震，那一分一秒的變化，要幾過幾十年。就是說：衰頹的日本，經過新興中國四年多全面抗戰的打擊，內部機構和國力已被中國打得粉碎和枯竭了。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是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國家！它對內對外都失去了負責的中心，一切言動都只是走向崩潰的一節目。和它做對手，無論善惡，決成不了任何一件事。如果有人還把它看做戰前的日本，那就犯了「心理上惰性的錯覺」的大錯！向來日本政治家是慣於詐欺無信的，以伊藤博文和桂太郎小村壽太郎的狡倭者流，在當初玩弄英日同盟的日俄協約的雙簧的騙局，不獨俄人受騙，即駐俄的粟野也受了騙。但那時日本還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除受騙的一方外，另一方還能暫保

用，即受騙者也還找到施騙的責任者。今日不獨內外均無信守，並且受了騙還會找不到負責人。試看九一八以來的中日紛爭幾個例：幣原提出五原則，向日內瓦正談錦州中立區的時候，古賀聯隊便攻錦州以破壞之。一、二、八上海事變前，中國已經顯全大局而簽字解決了，而鹽澤會突然進攻。第一近衛內閣末期，字垣和克萊琪的東京談判，不是保證英國在華南的利益不在華南作軍事行動嗎？安藤會進攻廣州以破壞之。阿部米內不都是以所謂長江開放和美國談判過嗎？備南京到上海的一小段都辦不到，是誰在破壞阻止呢？這些雖就整個的日本看是騙局，而幣原字垣阿部米內却不負施騙的責任。所以我們說：在今日無組織無政府的日本，你若真和他做交涉對手，受了騙還會找不到負責人。這不是真的嗎？中國早已看透了日本內部的腐爛解體，任憑他們文武騙子說些什麼，總是不理睬它。正像邱吉爾所說「戰爭並無妥協或以談判方式解決之可能」，和英國發言人所說「此次戰爭，中國所擬接受唯一結束之途徑即為最後勝利」。這話我 蔣委員長說得更詳盡，更透澈，因為他最能真切知道日本內部腐朽崩解的情形的緣故。中國不像近衛空說大話，先前口裏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打倒中國屈膝，後來心裏想到東亞來碰頭而不可得。但中國知道，並且願意友邦知道，凡可認日本為交涉對手的，決不是現在的東京政權，而是革命後的新日本民主政府。泰晤士報也曾道破：「松岡書翰的用意

在求免戰爭的曠日持久，松岡深恐戰爭延長，將引起革命。」（三月二十日倫敦合衆電）這在歐美大報的日本觀察，確是獨到之見。而且當此希墨會談將有新策動之時，要防軸心東西呼應，不要一時喝了近衛的癡醉劑！美英如真要早建立太平洋的和平，不獨不應敷衍近衛，去延長東京現政權的餘命，並且應當加緊壓迫，遽其崩潰，使日本民衆早得起來自救的機會。日本人常說：日本的開國，美國彼理提督是恩人。羅斯福總統如果能這樣辦，那麼羅斯福總統便是日本革命的恩人。頑童的恩師，不單是慈和所能做到，有時必得「撲作教刑」。彼理是用鐵船大砲教訓日本的恩人，羅斯福總統如兼用飛機去教訓他們，那就是日本的雙料恩人了！

第三近衛內閣的任務本來是奉軍部之命實行備戰，打鬧不生不死的局面，衝破英美美的封鎖，無如他的後台無力，紙老虎裝不像，後來索性就摘下蠟面具，走向乞和的路子，一再向羅斯福哀告、獻媚，企圖博得人家的同情，可是贖到了一個半月，依然沒有結果，不但沒顧向軍部報銷，日本的國運也往陷深淵，丟面子還是次要的問題，因為日本的外交本來就建築在無信與無恥的哲學基礎上。可是軍部又不能忍耐了，再也不允許近衛把這種局面拖延下去，於是於七月十八日再作馮婦的第三近衛內閣，以三個月的壽命就匆匆的席捲而逃了。

東條英機粉墨登場

據東京同盟社十月十六日廣播電，關於第三近衛內閣做了簡單的清算：

近衛第三次內閣自成立以來，僅歷時三月，今日又突然倒台，此為中日戰爭四年以來第五次倒台的內閣，近衛第三次內閣組成於七月十八日，為置日本於全面戰爭基礎上之一步，并使政府有效應付瞬息萬變之國際局勢，近衛內閣曾將內閣官員作劇烈之更動，以圖調和政府中極端國家主義份子與自由份子，閣員十六人中舊軍人達七人之多，而所有各政黨政治家皆被摒棄，當其成立之初，即與維琪政府締結越南聯防協定，一時頗為興旺，結果根據該協定之規定，在越南增派駐軍，自七月二十六日日軍開入越南以後，美英荷印即封存日本之資金，近衛政府遂取報復行動，封存各該國在日資金，當時日本國內領袖，即有主張日本應採取行動對抗如敵對之第三國者，但近衛則堅信所有與各外國間之懸案，可經由出外交方式和平解決，乃即刻開始對美之談判，在近衛第三次內閣期中發生之其他重要問題，為（一）日駐泰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此事泰國亦取同樣行動。（二）大政翼贊會之改組。

近衛白白佔據了內閣大臣的寶座三個月，沒有做出一點成績來，抹了一鼻子鈞灰，

，就悄然的下台了，實際上他不是不努力，更不敢不尊崇軍閥老爺的聖旨，事實如此，夫復奈何？

東條內閣的任務是什麼？照理說軍部既然改組內閣，自然應該推行新的國策，可是實際上他也玩不出更新的花樣了，請看同盟社廣播東京十七日電云：

權威方面評論東條之組閣，謂內閣之改組，僅表示擬對國策取得一致之見解，而帝國政府之基本政策，將無主要變更。日本之政策，為解決「中國事變」建立共榮圈，及依附三國公約之精神，東條為前閣陸相，時與近衛豐田等商討大計，由此可知新閣政策，將無變更。消息靈通人士稱：美日談判，未能成功，為近衛內閣辭職之原因，但新內閣仍將繼續與美談判，以解決美日間之懸案，而期實現日本維持遠東乃至世界和平之目的。

東條組閣對於日本的外交政策是換湯不換藥，日本的實力和它的窮途末路可以充分說明了。關於內閣改組國際方面的輿論，茲亦簡單摘錄於下：

中央社羅馬合衆電：義政界人士謂，近衛內閣總辭，乃美日談話破裂之明證。傳美國希望日本允許若干讓步，而美國本身則拒絕作任何讓步。

彼同盟社廣播東京十七日電：此間各報社論，多謂內閣雖實行更迭，日本基本國策

，不致改變，各報多盛讚近衛內閣之成就，並一致指出美日談判未能令人滿意，此乃由於美日實行封存資金辦法，並不願日本有意和平解決太平洋問題之態度，不斷增加A B C D陣線，軍事經濟與政治各方面之反日壓力。

華盛頓國語電：此間推測近衛下野結果，美日談話大致將完全破裂。日本政府向美方所提之條件，可歸納為三點：（一）美日合作開發中國經濟；（二）倘若美國恢復對日貿易，則日本準備在太平洋方面放棄進一步擴張之計劃；（三）倘若美國放棄包圍政策，則日本準備退出越南云云。但日本並不真能脫離軸心，故美國對此採取不遜之態度。

至於敵國輿論，對於日美談判的反映，也可以說明日本是怎樣的渴望着妥協與畏懼戰爭的延長；據同盟社廣播東京電：

國民新聞，日日新聞，中外商業新報及其他各報，特別指出美國繼續援助中國，干涉日本解決中日事件，足以助長太平洋上之緊張關係，德蘇戰事及三國同盟。對於決定日本政局前途，亦重大之關係。

廣知時報今日社評謂：關於遠東時局，應由美國獨負其咎，美政府之政策，在維持重慶之同盟國家，並干涉遠東問題，故美政府之責任尤大，日方堅持美國之政策應嚴厲

改變，首應中止者，爲重慶共同作戰之國案。

反映着敵國政府之苦悶的這類論調，對於堅持抗戰的「重慶政府」是如何的仇視！對於英國的支持中國抗戰又是怎樣的嫉視！下面我們進一步的對東條內閣加以解剖；現在我來介紹東條新閣內閣員名單如下：

首相東條英機陸軍大將，外相東鄉茂德（曾任駐蘇駐德大使），陸相、內相東條兼任，藏相賀屋興宣（曾任藏相），海相島田繁太郎海軍大將（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任商相岸信介（曾任商工次官），拓相東鄉兼任，遞相、鐵相寺島健海軍中將（曾任聯合艦隊參謀長），內閣法制局長森山銳一（曾任法制局第一課課長），內閣書記官長星野直樹（曾任企劃院總裁），內閣情報局總裁谷正之（曾任外次）。新任閣員外，前閣閣員蟬聯者，計有文相橋田邦彥，法相岩村通世，農相井野碩哉，厚相小泉親彥。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亦蟬聯。

關於東條新閣的性質及內幕，我再介紹中央日報的一篇社論來作爲本節的說明：

我們昨日曾經指出東條內閣是近衛內閣的延長，現在從東條內閣所決定的閣員名單看來，其背景依然不能擺脫近衛平沼兩人的勢力，說是延長，再確當沒有了。自從七七事變以來，日本七次內閣，直接間接，幕後總是近衛平沼兩人操縱，這一點最值得我們

重視。東條內閣成立，各國觀察不一，甚至說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即在目前，或且說是日寇已與納粹約定於蘇京發生變化之時，即行發動北進，這未免是神經過敏之談。我們從東條內閣閣員人選看來，似乎不是一個以國命爲孤注一擲的內閣，並且這些人選都不是有大魄力可以負得起空前的重大責任。所以值得我們加以檢討。

這次近衛內閣的瓦解，就表面原因說，似乎是因爲美日談話毫無結果，其實裏面原因，必不只此。我們不可把牠看得太簡單，太膚淺。關於內政問題，如樹立政治新體制，實現統制經濟，消滅既成政黨等等，近衛都無法解決，也是近衛內閣的致命傷。大政翼贊會的失敗，已經註定近衛必然瓦解的命運，所以近衛的退却，一點也不奇怪。可是，近衛在表面上雖然暫時離開政權，而他的勢力仍然可以支配任何內閣。近衛背後有平沼，平沼背後又有池田成彬那一流資本家，這是公開的祕密。從東條內閣閣員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左列幾個觀察。

第一、東條內閣於成立之日，即已暴露其殘破不堪的情狀。敵人雖然極力宣傳其繼閣工作，進行得非常之快，可是兼任的閣員太多，如陸軍、內務兩席，是東條自兼；鐵道一席是寺島兼任；拓務一席是東鄉兼任；一閣之中，竟有四席找不到適當人選，可見有許多人不同意加入，同時又不能不趕快組閣，所以草草成立，以免夜長夢多，橫生枝

節，顯然不是健全的內閣。

第二、東條受命組閣時候，日皇特召及川入宮，所說內容，自無從知道，但可以看出海軍與陸軍見解相反，恐怕後繼內閣不能成立，所以由日皇面諭及川，海軍必須與陸軍合作，這正與米內內閣時，日皇召當時陸軍大臣畑俊六入宮，責成其與米內合作相同。海陸軍對立，是敵國傳統的現象，我們曾經一再指出，這是敵國的痼疾，並且是無可治療的死症。我們觀察敵國政治，這一點萬萬不可疏忽。

第三、九個閣員之中，有四個是近衛內閣舊閣員的蟬聯，就是橋本邦彥，井野碩哉，小泉親彥，岩村通世。橋本邦彥是近衛的密友，岩村通世是平沼的羽黨，這兩個人可以說是近衛平沼的代表者。若連東條本身算來，十個閣員之中，有五個是舊閣員，這不是近衛內閣的延長是甚麼？我們若進一步推測，如小倉正恆、柳川平助之流，東條都想挽留，因為小倉柳川都是東條的前輩，尤其是柳川在陸軍中，比東條資格老，所以不肯屈就，這更顯得東條內閣的脆弱性。

第四、就新任閣員說：賀屋與宣是財政的老官僚，是油田成彬的傀儡，這證明東條內閣不但未與資本家脫離關係，而且反要利用資本家來替他捧場。島田繁太郎在海軍中，並不算是極端派，何況海軍有固定的政策，有與此政策相反者，便沒有出任海軍大臣。

的機會，末次信正就是一個極明顯的例子。岸信介也是商工省的老官僚，在第二次近衛內閣時與小林一三不合，小林迫其辭職，拒不接受。後經他人調停，始勉強請辭，不值重視的一個角色。外交的東鄉茂德，顯出意外。東鄉也是外交界的老官僚，為人極細密，對於亞爾亞特別有研究，並不是執行冒險政策最適任的外交官。蘇日中立條約是東鄉任駐蘇大使，最先提出的，後來建川美次才完成了這樁工作。寺島健是未知數，不見得有特殊的材幹，年齡未老，而被編入預備役，決不是有前途的人物。從這些新閣員看來，可以斷言不是負重大責任的人選。

第五、第三次近衛內閣中，有七個是海陸軍人。東條內閣是軍人內閣，應該軍人特別多，可是，十個閣員，只有四個是軍人，陸海各二，爲的是保持平衡的局面。東條自兼陸軍，這是因爲他不肯放棄對於陸軍的控制權。七七事變以來，他們都希望軍部站在政治的前線，做一點事，給大家看，這次不獨現役陸軍軍人出任閣揆，而且自兼陸軍大臣，更覺得軍部有負責的決心，可見東條本人已有犧牲的覺悟，其成敗與今後軍部對於政治的發言權乃至控制權，有極大的關係，可是失敗已經決定於組閣之時了。

總而言之，東條內閣雖然有軍部、官僚、財閥的合作局面，並無特殊性，可以令人注目。東條對於美英當然是反對，但是他在第二第三兩次近衛內閣都會極力支持近衛

的政策，一旦當權，似乎不至狂奔相反的方向。我們的結論，是東條內閣並非強有力內閣，當然也不是長命的內閣。

日本的政治外交之基本路線，就是如何求得「中國事件」之解決，但是儘管它的內閣頻繁的更迭，外交路線一再變折衝，終無補於實際。東條於青島官邸舉行第一次開談後曾發表聲明稱：「日本將執行基本政策，實現「中國事件」之解決，並建立「東亞共榮圈」而繼續貢獻於世界和平，對內吾人必須團結戰時機構，對外吾人必須加強與有條約國家之聯繫，余相信吾人可賴全國之堅定決心，達成上述各項目的。余要求全與政府充分合作，共信賴政府，而不負日本三千年光榮傳統。克服日本當前之危機，有賴於適當方策之迅速執行。余準備在首相任內，竭盡全力，處理國務云」。

東條這段聲明可算道出了日本的苦處：第一、「中國事件」成了日本致命弱點，再不割治就要中毒身死，而施行手術又必致涉及要害，也是非死不可。第二、日本極端的感到孤立包圍的威脅，「必須設法與有條約國家加強聯繫」，這就是說，還是需要和美國進行談判；第三、由於「國策之不能遂行」，戰爭無限期的延長，人民已不信任政府，所以東條要求全國人民「與政府充分合作」。

海相島田也與日商聲的哭訴着國際形勢的嚴重，強調陸海軍與人民在密切之合作。

新藏相賀屋則要求國人吃苦，據同盟社廣播東京十八日電：新藏相賀屋與宣發表聲明稱：「解決「中國事件」及建立「東亞共榮圈」，仍爲日本政府之基本政策，國人必須儘可能之努力，使國家戰時機構達於完善，國人應認清環境之嚴重，并忍受各種不便與困難，擁護國策，積極合作，實爲必要。在目前情勢下，吾人不能希冀以前之生活」云。

七、日本到何處去

戰爭替日本創造了現代文明，如今却來爲它唱葬曲了。

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國家，生產機構在四年多的侵華戰爭中遭受了致命打擊，缺乏原料勞工，沒有生產資本，一切工業部門都停頓了起來，農民被徵入伍，田地無人耕種，人民沒得吃沒得穿，叫苦連天。

至於渡海來華作戰的士兵，他們因爲在戰場上生活得過久，都疲倦了，都迫切的期待着休息，熱情的思念着故鄉，懷戀着父母妻子，對於戰爭，他們是厭惡了，回家才是惟一的希望。打勝仗，爭城奪地，於他們是沒有好處的，他們絲毫不關心這些。

日本和歐美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固然落後得可憐，可是它也不像農業經濟的中國；我們的經濟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不怕別國的封鎖，如果真正和外國隔絕了起來，說不定更變得富足安樂起來，因爲我們是個地大物博應有盡有的國家；有的是資源，有的是人。日本就不配和中國相提並論，它脫離了國際關係就無法生存；它需要從殖民地輸入原料，也需要把工業品輸出國外市場，以換取金錢重新買進原料，他們是以做生意爲生的，沒有生意就會餓死。如今日本所處的環境正到了要餓死的地步；平常賴以輸入原料

的國家都封鎖起來不許出口。它這通商的家如今都斷絕了貿易，它還能怎樣生存？現在它於青島的港中，正舉行一二三，進行日美談判，威脅英國，揚言南進北進，正如一個人的匪徒擄掠，滿地羅地擄掠，手腳亂亂翻騰，看它幾次的短命內閣，軍閥們的囂張狂暴，大救斯詞，時而強和，時而強硬，證明它的神志昏迷分寸已亂。

日本的末日到來了，它沒有多久的掙扎時間了！到我們痛飲勝利的美酒時，也給它舉行一個哀憐的祭禮吧！

77.275
602
2
1